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六

晉書史論

天文志序

律曆志序

樂志序

五行志序

忠義傳序

宣帝紀論

武帝紀論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六

目終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七

宋書　詔令　奏議　雜著　史論

武帝

脩張良廟令

酬功詔

建學詔

文帝

誅徐羨之傅亮謝晦詔

舉士詔

鮑照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七目終

漢魏六朝正史文選卷之十八

目終

晉書

雲間　顧在觀觀生　永安熊國柱仔肩

許清胤介夫輯評　顧之苹宗之參訂

句章陳　裕廣生　陳　祜天生

晉書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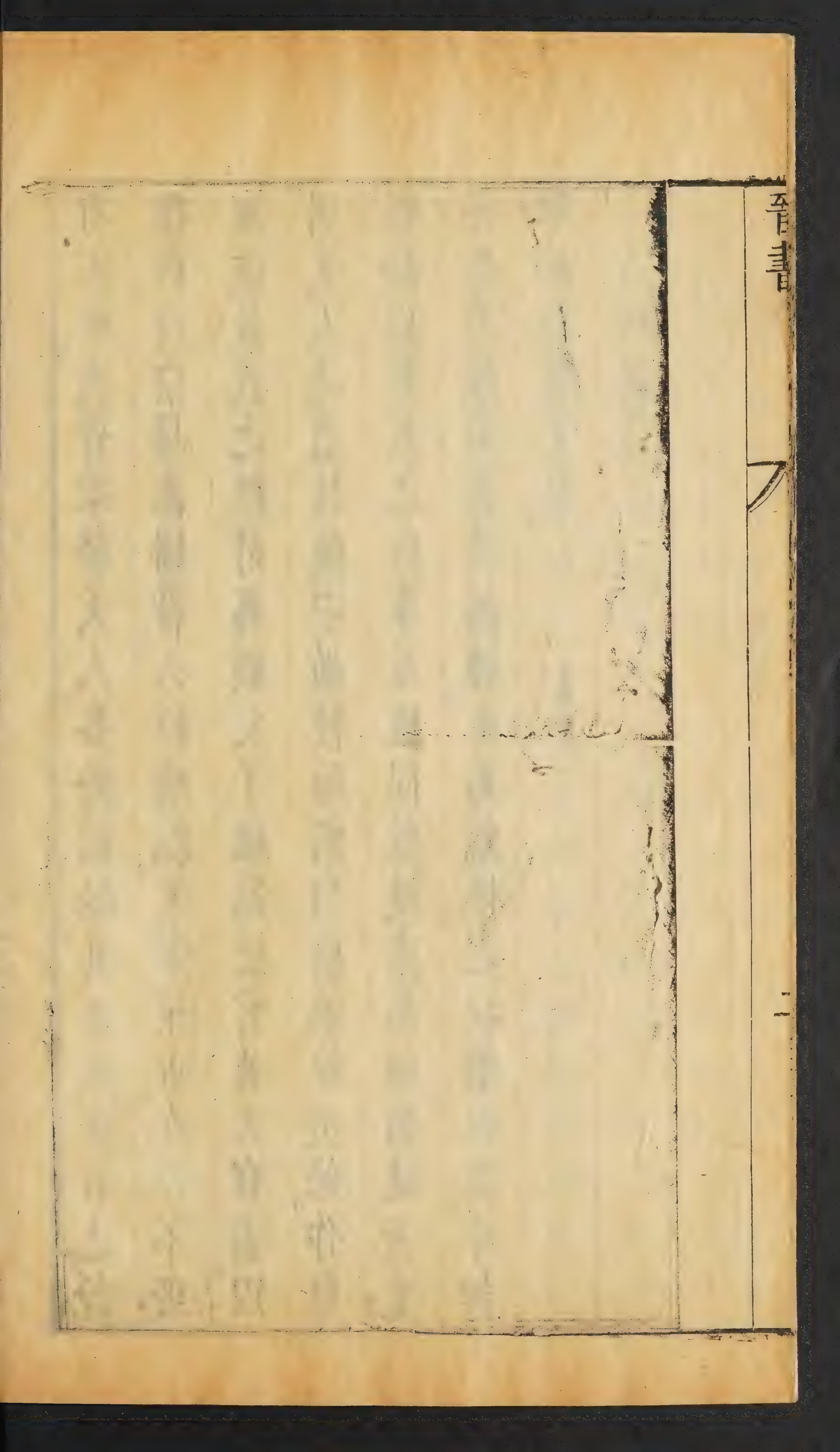
天文志序

昔在庖犧觀象察法以通神明之德以類天地之情可以藏往知來開物成務故易曰天垂象見吉凶聖人象之此則觀乎天文以示變者也尚書曰天聰明

自我民聰明此則觀乎人文以成化者也是故政教兆于人理祥變應乎天文得失雖微罔不昭著然則三皇邁德七曜順軌日月無薄蝕之變星辰靡錯亂之妖黃帝創受河圖始明休咎故其星傳尚有存焉降在高陽乃命南正重司天北正黎司地爰洎帝嚳亦式序三辰唐虞則羲和繼軌有夏則昆吾紹德年代緜邈文籍靡傳至于殷之巫咸周之史佚格言遺記于今不朽其諸侯之史則魯有梓慎晉有卜偃鄭有裨竈宋有子韋齊有甘德楚有唐昧趙有尹皐魏

有石申夫皆掌著天人各論圖驗其巫咸甘石之說後代所宗暴秦燔書六經殘滅天官星占存而不毀及漢景武之際司馬談父子繼爲史官著天官書以明天人之道其後中壘校尉劉向廣洪範災條作皇極論以參往之行事及班固敘漢史馬遷續述天文而蔡邕譙周各有撰錄司馬彪採之以繼前志今詳衆說以著于篇

言約義該



晉書序

律歷志序

易曰形而上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夫神道廣大妙本于陰陽形器精微義先于律呂聖人觀四時之變刻玉紀其盈虛察五行之聲鑄金均其淸濁所以遂八風而宣九德和大樂而成政道然金質從革侈弇無方竹體圓虛修短利制是以神瞽作律用寫鍾聲乃紀之以三平之以六成于十二天之道也又叶時日于晷度效地氣于灰管故陰陽和則景至律

氣應則灰飛灰飛律通吹而命之則天地之中聲也故可以範圍百度化成萬品則虞書所謂叶時月正日同律度量衡者也中聲節以成文德音章而和備則可以動天地感鬼神導性情移風俗叶言志于詠歌鑒盛衰于治亂故君子審聲以知音審音以知樂審樂以知政蓋由茲道太史公律書云王者制事立物法度軌則一稟于六律六律爲萬事之本其于兵械尤所重焉故云望敵知吉凶聞聲于勝負百王不易之道也及秦氏滅學其道浸微漢室初典丞相張

畧首言音律未能審備孝武帝創置協律之官司馬遷言律呂相生之次詳矣及王莽之際考論音律劉歆條奏大率有五一曰備數一十百千萬也二曰和聲宮商角徵羽也三曰審度分寸尺丈引也四曰嘉量籥合升斗斛也五曰權衡銖兩斤鈞石也班固因而志之蔡邕又記建武已後言律呂者至司馬紹統採而續之漢末天下大亂樂工散亡器法堙滅魏武始獲杜夔使定樂器聲調夔依當時尺度權備典章及武帝受命遵而不革至泰始十年光祿大夫荀勗

奏造新度更鑄律呂元康中勗子藩嗣其事未及成
功屬永嘉之亂中朝典章咸没于石勒及元帝南遷
皇度草昧禮容樂器掃地皆盡雖稍加採掇而多所
淪胥終于恭安竟不能備今考古律相生之次及魏
武已後言音律度量者以志于篇云傳云十二律黄
帝之所作也使伶倫自大夏之西乃之崑崙之陰取
竹之嶰谷生其竅厚均者斷兩節間長三寸九分而
吹之以爲黄鍾之宮曰含少次制十二竹筩寫鳳之
鳴雄鳴爲六雌鳴亦六以比黄鍾之宮皆可以生之

以定律呂、則律之始造、以竹爲管、取其自然圓虛也。又云黃帝作律、以玉爲管、長尺、六孔、爲十二月音、至舜時西王母獻昭華之琯、以玉爲之、及漢章帝時、零陵文學奚景、于泠道舜祠下得白玉琯、又武帝太康元年、及郡盜發六國時魏襄王冢、亦得玉律、則古者又以玉爲管矣、以玉者取其體含廉潤也、而漢平帝時王莽又以銅爲之、銅者自名也、所以同天下齊風俗也、爲物至精、不爲燥濕寒暑改節、介然有常、似士君子之行、故用焉、

廓然太清當是晉代之文

樂志序

夫性靈之表不知所以發于詠歌感動之端不知所以關于手足生于心者謂之道成于形者謂之用譬諸天地其猶影響百獸率舞而況于人乎美其和平而哀其喪亂以茲援律乃播其聲焉晨瑟羲琴倕鍾和磬達靈成性象物昭功有此言之其來自遠殷氏不綱遺風餘孽淫奏既興雅章奔散英莖之制蓋已微矣孔子曰人能弘道非道弘人周始二南風兼六

代、昔黃帝作雲門、堯作咸池、舜作大韶、禹作大夏、殷
作大濩、周作大武、所謂因前王之禮、設俯仰之容、和
順積中、英華發外、書稱命夔典樂教胄子、則周官所
謂奏大呂、歌黃鍾、天旣來下、人祇動色、抑揚周監、以
弘雅音、及襃豔興災、平王逢亂、禮廢親疎、樂沈河海、
是以延陵季子聞歌小雅、曰其周德之衰乎、猶有先
王之遺風焉、而列壤稱孤、各興吟詠、魏文侯聆古樂
而恐臥、晉平公聽新聲而忘食、先王之道、漸以陵夷、
八方殊風、九州異則、秦氏并吞、遂專刑憲、至于絃歌

詩頌、干戚旄羽、投諸烟天埽地無遺、漢祖提劍袤中、削平天下、文匪躬于德化武有心于制作太后擯儒家之道大臣排賈氏之言搢紳先生所以長嘆而子政仲舒猶不能已也炎漢中興明皇帝卽位表圭景而陳清廟樹槐陰而疏璧流祀光武于明堂以配上帝召桓榮于太學祖而割牲濟濟焉皇皇焉有足觀者自斯厥後禮樂蘙殷永平三年官之師樂改名大予式揚典禮旁求圖讖道隣雅頌事適中和其有五方之樂者則所謂大樂九變天神可得而禮也其有

宗廟之樂者則所謂肅雍和鳴先祖是聽者也其有
社稷之樂者則所謂琴瑟擊鼓以迓田祖者也其有
辟雍之樂者則所謂移風易俗莫善于樂者也其有
黃門之樂者則所謂宴樂群臣蹲蹲舞我者也其有
短簫之樂者則所謂王師大捷令軍中凱歌者也魏
武挾天子而令諸侯思一戎而匡九服時逢吞滅憲
章咸盪及削平劉表始獲杜夔揚鼙摠干式遵前記
三祖紛綸咸工篇什聲歌雖有損益愛翫在乎雕章
是以王粲等各造新詩抽其藻思吟詠神靈贊揚來

饗武皇帝依漢魏之遺範覽景文之垂則鼎鼐雖新前音不改泰始九年光祿大夫荀勖始作古尺以調聲韻仍以張華等所制高文陳諸下管永嘉之亂伶官既滅曲臺宣榭咸變污萊雖復象舞歌工自胡歸晉至于孤竹之管雲和之瑟空桑之琴泗濱之磬其能備者百不一焉夫人受天地之靈蘊菁華之氣剛柔遞用哀樂分情經春陽而自喜遇秋彫而不悅遊乎金石之端出乎管絃之外因物遷逝乘流不反是以楚王升匏軒于彭蠡漢順聽鳴鳥于樊衢聖人功

成作樂化平哉曲乃揚節奏以暢中和節其歡欣止于哀思者也凡樂之道五聲八音六律十二管爲之綱紀云五聲宮爲君宮之爲言中也中和之道無往而不理焉商爲臣商之爲言强也謂金性之堅强也角爲民角之爲言觸也謂象諸陽氣觸物而生也徵爲事徵之爲言止也言物盛則止也羽爲物羽之爲言舒也言陽氣將復萬物孳育而舒生也古人有言曰禮樂不可斯須去身化上遷善有如不及是以聞其宮聲使人溫良而寬大聞其商聲使人方廉而好

義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其徵聲使人樂養

而好施聞其羽聲使人恭儉而好禮

而好德溫其和靜使人恭儉而好禮

[illegible]聞其角聲使人惻隱而仁愛聞其徵聲使人樂善

五行志序

夫帝王者配德天地、叶契陰陽、發號施令動關幽顯。休咎之徵。隨感而作。故書曰、惠迪吉、從逆凶、惟影響。昔伏羲氏繼天而王、受河圖、則而畫之八卦是也、禹治洪水、賜洛書、法而陳之、洪範是也、聖人行其道、寶其眞、自天祐之、吉無不利、三五已降、各有司存、爰及殷之箕子、在父師之位、典斯大範、周旣克殷、以箕子歸、武王虛已而問焉、箕子對以禹所得雒畫授之以

垂訓、然則河圖雒書、相爲經緯、八卦九章、更爲表裏、殷道絕、文王演周易、周道弊、孔子述春秋、奉乾坤之陰陽、效洪範之休咎、天人之道粲然著矣、漢興、承秦滅學之後、文帝時宓生創紀大傳、其言五行庶徵備矣、後景武之際、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陰陽爲儒者之宗。宣元之間、劉向治穀梁春秋、數其禍福。以傳洪範。與仲舒多所不同。至向子歆治左氏傳、其言春秋及五行。又甚乖異。班固據大傳、采仲舒劉向劉歆著五行志。而傳載眭孟夏侯勝京房谷永李尋之徒。

所陳行事訖于王莽博通祥變以傳春秋綜而爲言凡有三術其一曰君治以道臣輔克忠萬物咸遂其性則和氣應休徵效國以安二曰君違其道小人在位衆庶失常則乖氣應咎徵效國以亡三曰人君大臣見灾異退而自省責躬脩德共禦補過則消禍而福至此其大畧也輒舉斯例錯綜時變婉而成章有足觀者及司馬彪纂光武之後以究漢事灾眚之說不越前規今採黃初以降言祥異者著于此篇

漢儒之言禍福徵應貫穿萬緒同異難齊歸于三

術雖紕故無害也

忠義傳序

古人有言君子殺身以成仁不求生以害仁又云非死之難處死之難信哉斯言也是知隕節苟合其宜義夫豈吝其沒捐軀若得其所烈士不愛其存故能守鐵石之深衷厲松筠之雅操見貞心于歲暮標勁節于嚴風赴鼎鑊其如歸履危亡而不顧書名竹帛畫象丹青前史以爲美談後來仰其徽烈者也晉自元康之後政亂朝昏禍難薦興艱虞孔熾遂使奸凶

放命、戎狄交侵、函夏沸騰、蒼生塗炭、干戈日用、戰爭方興、雖背恩忘義之徒、不可勝載、而蹈節輕生之士、無乏于時、至若嵇紹之衛難乘輿、卞壼之亡軀鋒鏑、桓雄之義高田叔、周崎之節邁解揚、羅丁致命于舊君、辛吉恥臣于戎虜、張禕引鴆以全節、王諒斷臂以厲忠、莫不志烈秋霜、精貫白日、足以激清風于萬古、厲薄俗于當年者歟、所謂亂世識忠臣、斯之謂也、卞壼劉超鍾雅周虓等已入列傳、其餘即敘其行事、以爲忠義傳、用旌晉氏之有人焉、

晉書論

宣帝紀論

宣帝諱懿字仲達河内溫縣人姓司馬氏景初二年天子詔帝鎮關中及次白屋有詔召帝晝夜兼行四百餘里引入卧内天子執帝手目齊王曰死乃復可忍吾忍死待君

制曰、夫天地之大、黎元爲本、邦國之貴、元首爲先、治亂無常、興亡有運。是故五帝之上、居萬乘以爲憂。三王巳來、處其憂而爲樂。競智力、爭利害、大小相吞、强弱相襲、遠乎魏室、三方鼎峙、干戈不息、氣霧交飛、宣皇以天挺之姿、應期佐命、文以纘治、武以稜威、用人

如在已求賢若不及情深阻而莫測性寬綽而能容
和光同塵與時舒卷戢鱗潛翼思屬風雲飾忠于已
詐之心延安于將危之命觀其雄略內斷英猷外決
殄公孫于百日擒孟達于盈旬自以兵動若神謀無
再計矣既而擁衆西舉與諸葛相持抑其甲兵本無
鬪志遺其巾幗方發憤心杖節當門雄圖頓屈請戰
千里詐欲示威且秦蜀之人勇懦非敵夷阻之路勞
逸不同以此爭功其利可見而返閉軍固壘莫敢爭
鋒生怯實而未前死疑虛而猶遁良將之道失在斯

乎文帝之世輔翼權重許昌同蕭何之委崇華甚霍
光之寄當謂竭誠盡節伊傅可齊及明帝將終棟梁
是屬受遺二主佐命三朝旣承忍死之託曾無殉生
之報天子在外內起甲兵陵土未乾遽相誅戮貞臣
之體寧若此乎盡善之方以斯爲惑夫征討之策豈
東智而西愚輔佐之心何前忠而後亂故晉明掩面
恥欺僞以成功石勒肆言笑姦回以定業古人有云
積善三年知之者少爲惡一日聞于天下可不謂然
乎雖自隱過當年而終見嗤後代亦猶竊鍾掩耳以

衆人爲不聞、銳意盜金、謂市中爲莫覩、故知貪于近者則遺遠溺于利者則傷名若不損己以益人則當禍人而福己順理而舉易爲力背時而動難爲功況以未成之晉基逼有餘之魏祚雖復道格區宇德被蒼生而天未啓時寶位猶阻非可以智競不可以力爭雖則慶流後昆而身終于北面矣

太史公爲史記序論發詞岩激奔截不羈推情研物理達爲歸偶儷之興端于後漢晉紀因之遂格一成雖有駢麗之觀若無篇章之法今擬其淸艷

帝掩面覆牀斯爲得矣若有變置則又將以彼冣

尤耳

先耳

帝系面目抹殺淺深影矣甚有貪最則文辭以發具

晉書論

武帝紀論

制曰武皇承基、誕膺天命、握圖御宇、敷化導民、以佚代勞、以治易亂、絕縑綸之貢、去彫琢之飾、制奢俗以變儉約、止澆風而反淳朴、雅好直言、留心采擢、劉毅裴楷、以質直見容、嵇紹許奇、雖仇讐不棄、仁以御物、寬而得衆、宏畧大度、有帝王之量焉、于時民和俗靜、家給人足、聿修武用、思啓封疆、决神算于深衷、斷雄圖于議表、馬隆西伐、王濬南征、師不延時、獯虜削迹、

兵無血刃、楊越爲墟、通上代之不通、服前王之未服、
禎祥顯應、風教肅清、天人之功成矣、霸王之業大矣、
雖登封之禮、讓而不爲、驕泰之心、因而斯起、見土地
之廣、謂萬葉而無虞、覩天下之安、謂千年而永治、不
知處廣以思狹、則廣可長、居治而忘危、則治無常、
治加之建、立非所、委寄失才、志欲就于升平、行先迎
于禍亂、是猶將適越者、指沙漠以遵途、欲登山者、涉
舟航而覓路、所趣逾遠、所尚轉難、南北倍殊、高下相
反、求其至也、不亦難乎、況以新習易動之基、而無久

安難後之慮故賈充凶豎懷姦志以擁權楊駿豺狼苞禍心以專輔及乎宮車晩出諒闇未周藩翰變親以成疏連兵競滅其本棟梁回忠而起僞擁衆各舉其威曾未數年綱紀大亂海内版蕩宗廟播遷帝道王猷反居文身之俗神州赤縣翻成被髮之鄉棄所大以資人掩其小兒自託爲天下笑其故何哉良由失愼于前所以貽患于後且知子者賢父知臣者明君子不肖則家亡臣不忠則國亂國亂不可以安也家亡不以全也是以君子防其始聖人閑其端而世

祖或荀勗之奸謀、迷王渾之僞策、心屢移于衆口、事不定于已圖、元海當除而不除、卒令擾亂區夏、惠帝可廢而不廢、終始傾覆洪基、夫全一人者德之輕、極天下者功之重、棄一子者恐之小、安社稷者孝之大、況乎資三世而成業、延二孽以喪之、所謂取輕德而捨重功、畏小忍而忘大孝、聖賢之道、豈若斯乎、雖則善始于初、而乖令終于末、所以殷勤史策、不能無慷慨焉、

廢立之際、理所難言、晉祚延促、政不繇是、覩乎明

尤絕者存其什一以概大凡

晉書論

元帝紀論

史臣曰晉氏不虞自中流外五湖𣏌鼎七廟隳尊滔天方駕則民懷其舊德者矣昔光武以數郡加名元皇以一州臨極豈武宣餘化猶暢于琅琊文景垂仁傳芳于南頓所謂後乎天時先諸人事者也馳章獻號高蓋成陰星斗成祥金陵表慶陶士行擁三州之旅郢外以安王茂弘爲分陝之計江東可立或高旗犇拂而遐心斯偃廻首朝陽仰希乾棟帝猶六讓不

居七辭而不免也布帳練帷詳刑闓化抑揚前軌光啓中興古者私家不蓄甲兵大臣不爲威福王之常制以訓股肱中宗失馭强臣自亡齊斧兩京胡羯風埃相望雖復六月之駕無聞而鴻鴈之歌方遠享國無幾哀哉

興復之機擊乎亂始人心一安難可更動中宗權容江表坐無遠志釋此不爲後亦何及

安帝紀論

史臣曰安帝即位之辰鍾無妄之日道子元顯並傾朝政主昏臣亂未有不如斯亡者也雖有手握戎麾心存舊國廻首無良忽焉蕭散于是桓玄乘釁勢踰飈指六師咸泯隻馬徂遷是以宋高非典午之臣孫恩豈金行之寇若乃世遇顛覆則恭皇斯甚于越之民詎燻丹穴會稽之侶寧歎入臣去皇屋而歸來灑丹書而不恨夫五運攸革三微數盡猶高秋彫候理

之自然觀其搖落人有爲之流漣者也

晉書論

王祥鄭沖何曾石苞傳論

史臣曰若夫經爲帝師鄭沖于焉無愧孝爲德本王祥所以當仁何曾善其親而及其親之黨者也夏禹恭儉殷因損益牲牢服用各有品章諸侯不恒牛命士不恒豕御而驕奢其關乎治政秉時立制莫不由之石崇學乃多聞情乖寡悔超四豪而取富踰五侯而競爽春畦靃靡列于凝沍之晨錦障逶迤亘以山川之外撞鐘舞女流宕忘歸至于金谷含悲吹樓將

隧所謂高蟬處乎輕陰不知螳蜋襲其後也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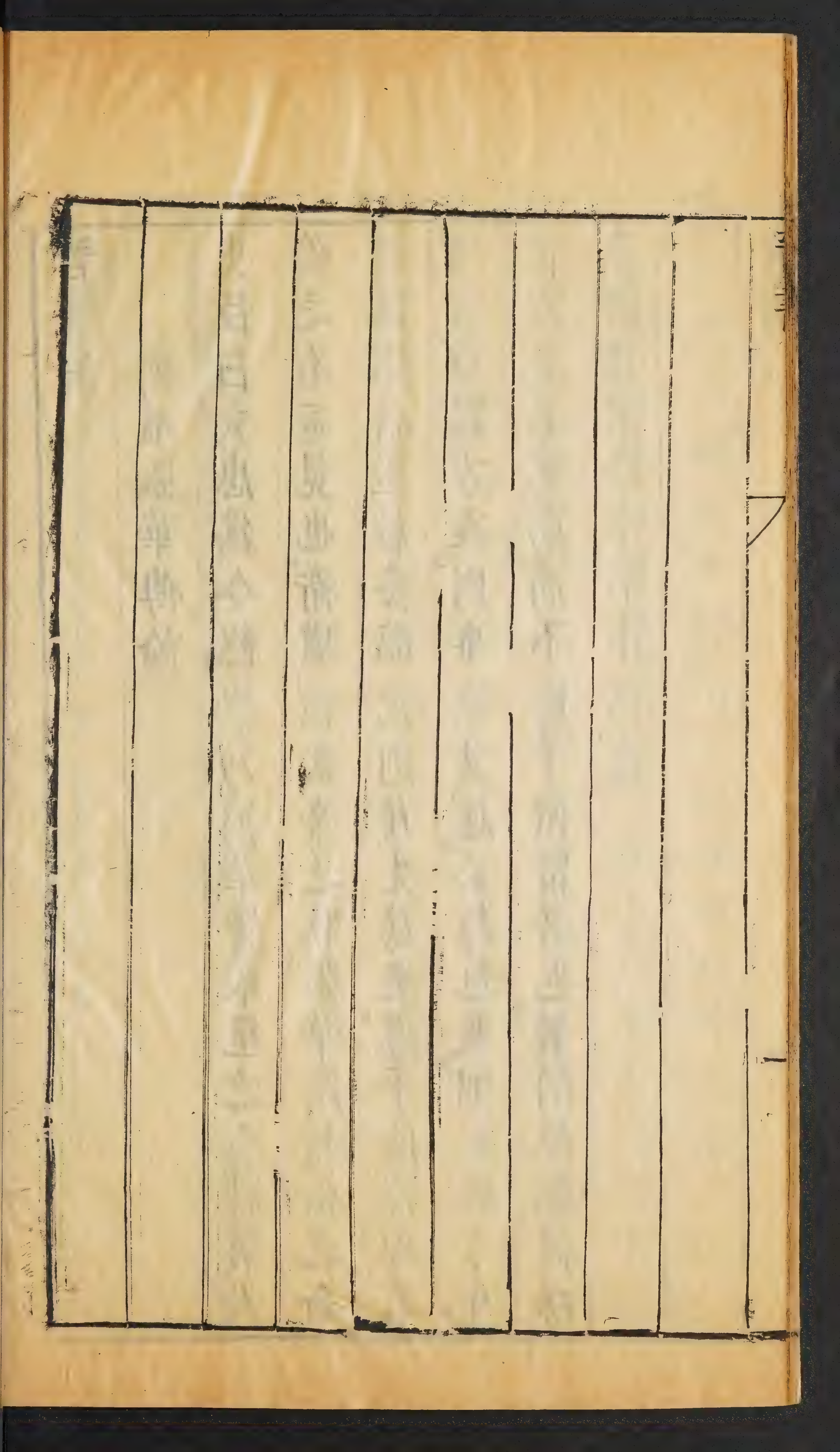
名爲魏臣實晉所置不可後責以女貞之行者也

石崇之富廼繇刧盜郎欲觭以自守亦豈得哉

晉書論

衛瓘張華傳論

史臣曰、夫忠爲令德。學乃國華。譬衆星之有禮義人。倫之有冠冕也。衛瓘撫武帝之牀、張華距趙倫之命進諫則伯玉居多臨危則茂先爲美遵乎險轍。理有可言。昏亂方凝。則事睽其趣。松筠無變。則死勝于生。固以赴蹈爲期。而不辭乎傾覆者也。俱陷淫網、同嗟承劍。邦家殄瘁。不亦傷哉。



晉書論

山濤傳論

史臣曰若居夫官以絜其務欲以啓天下之方事親以終其身將以勸天下之俗非山公之具美其孰能與于此者哉自東京喪亂吏曹湮滅西園有三公之錢蒲陶有一州之任貪饕方駕寺署斯滿時移三代世歷九王拜謝私庭此焉成俗若乃餘風稍殄理或可言委以銓綜則群情自抑通乎魚水則專用生疑將矯前失歸諸後正惠絶臣名恩馳天口世稱山公

啓事者豈斯之謂歟若盧子家之前代何足算也

後仕勇退潔身無私用免于辱以令其聲

晉書論

周處周訪傳論

處字子隱子玘札玘字宣佩玘子勰札字宣季札兄子莚訪字士達子撫撫子楚楚子瓊瓊子虓

史臣曰夫仁義豈有常蹈之則君子背之則小人周子隱以跅弛之材負不羈之行比凶蛟猛獸縱毒鄉閭終能克己厲精朝聞夕改輕生重義徇國亡軀可謂志節之士也宣佩奮茲忠勇屢殄妖氛威畧冠于本朝庸績書于王府既而結憾朝宰潛構異圖忿不思難斯為隘矣終于憤恚豈不惜哉札莚等負儁逸

之材，以雄豪自許，始見疑于朝廷，終獲戾于權右。盧弗如，弱信有徵矣。而札受委扞城，乃開門揖盜，去順效逆，彼實有之。後雖假手凶徒，可謂罪人斯得。朝廷議加榮贈，不其僭乎？有晉之刑政陵夷，用此道也。周訪器兼文武，任在折衝，戡定湘羅，剋清江漢，謀孫翼子，杖節擁旄，西蜀仰其威風，中興推爲名將，功成名立，不亦美哉！孟威陷迹虜廷，抗辭爲主，雖圖史靡載，何以加焉。

此論猶不失兩漢之規

晉書論

八王傳論

汝南王亮　楚王瑋　趙王倫
齊王冏　長沙王乂　成都王穎
河間王顒
東海王越

史臣曰、昔高辛撫運、釁起參商、宗周嗣歷、禍纏管蔡、詳觀曩冊、逖聽前古、亂臣賊子、昭鑒在焉、有晉鬱興、載崇藩翰、分茅錫瑞、道光恒典、儀古飾衮、禮備彝章、汝南有純和之姿、失于無斷、楚隱習果銳之性、遂成凶狠、或位居朝右、或職參近禁、俱爲女子所詐、相次受誅、雖曰自貽、良可哀也、倫寔庸瑣、見欺孫秀、潛構

巽圖煽成姦慝、乃使元良遘怨酷、上宰陷誅夷、乾耀以之蹔傾、皇綱于焉中圮、遂裂冠毀冕、幸百六之會、綰璽揚纛、窺九五之尊、夫神器焉可偷安、鴻名豈容妄假、而欲託茲淫祀、享彼天年、凶闇之極、未之有也、四名父之子、唱義勤王、摧僞業于既成、拯皇輿于已墜、策勳考績、良足可稱、然而臨禍忘憂、逞心縱欲、會不知樂不可極、盈難久持、笑古人之未工、忘已事之已拙、向若採王豹之奇策、納孫惠之嘉謀、高謝衮章、永表東海、雖古之伊霍、何以加焉、長沙材力絕人、忠

繄遺俗投弓掖門落落標壯夫之氣馳居魏闕懍懍
懷烈士之風雖復陽九數屯在三之情無奪撫其遺
節終始可觀穎既入總大權出居重鎮中臺藉以成
務東夏資其宅心乃協契河間共圖進取而顒任李
含之狙詐杖張方之陵虐遂使武閔喪元長沙授首
逞其無君之志矜其不義之彊鑾駕北巡異乎有征
無戰乘輿西幸非由望秩觀風若火燎原猶可撲滅
矧茲安忍能無極乎東海糾合同盟創為義舉匡復
之功未立陵暴之釁以彰罄彼車徒固求出鎮既而

帝京寡弱狡寇憑陵遂令神器劫遷宗社顛覆數千萬衆並垂餌于豺狼三十六王咸隕身于鋒刃禍難之極振古未聞雖及焚如猶爲幸也自惠王失政難起蕭牆骨肉相殘黎元塗炭胡塵驚而天地閉戎兵接而宗廟隳支屬肇其禍端戎羯乘其間隙悲夫詩所謂誰生厲階至今爲梗其八王之謂矣

可矜可恨

晉書論

閻鼎索綝賈疋傳論

史臣曰自永嘉蕩覆寓內橫流億兆靡依人神乏主于時武皇之亂惟有建興衆望攸歸曾無與二閻鼎等忠存社稷志在經綸乃契濶艱難扶持幼孺遂得纂堯承緒祀夏配天校績論功有足稱矣然而抗滔天之巨寇接彫弊之餘基威略未申尋至傾覆昔宗周遭犬戎而東徙有晉逢獫狁而西遷彼既靈慶悠長此則禍難遄及豈慜皇地非奧主將綝允材謝輔

臣何脩短之殊途而成毀之異數者也

晉書論

桓温傳論

史臣曰桓温挺雄豪之逸氣韞文武之奇才見賞通人夙標令譽時旣豺狼孔熾疆場多虞受寄扞城用恢威畧乃踰越險阻戡定岷峨獨剋之功有可稱矣及觀兵洛汭修復五陵引飾秦郊威懷三輔雖未能梟除凶逆亦足以宣暢王靈旣而總戎馬之權居形勝之地自謂英猷不世勳績冠時挾震主之威蓄無君之制企景文而慨息想處仲而思齊睥睨漢廷窺

覦周鼎復欲立奇功于趙魏允歸望于天人然後步驟前王憲章虞夏逮乎石門路阻襄邑兵摧懟謀畧之乖違恥師徒之撓敗遷怒于朝廷委罪于偏裨廢主以立威殺人以逞欲曾弗知寶命不可以求得神器不可以力征豈不悖哉豈不悖哉斯實斧鉞之所宜加人神之所同棄然猶存極光寵沒享哀榮是知朝政之無章主威之不立也

温既懷奸頋欣追越石恥比王敦又何解也馭得其道未必不爲能臣也

許清徽介夫　閩漳唐　璟君章

雲間顧在觀觀生輯評　顧之莘宗之參訂

句章陳　裕廣生　陳　祐天生

武帝諱裕字德輿小名寄奴彭城人漢楚元王交之後也風骨奇特家貧有大志不治廉隅孫恩作亂晉將軍劉牢之東討請高祖參府軍事桓玄篡位收集義徒斬玄反正封豫郡公進爵宋王

元熙二年

晉帝禪位

修張良廟令

元興十三年以舟師北討軍次留城經張良廟

令曰夫盛德不泯義在祀典微管之歎撫事彌深張

子房道亞黃中照隣殆庶風雲言感蔚爲帝師大拯橫流夷項定漢固以參軌伊望冠德如仁若乃神交圯上道契商洛顯晦之間窈然難究源流淵浩莫測其端矣塗次舊沛佇駕留城靈廟荒殘遺象陳昧撫迹懷人慨然永歎過大梁者或佇想於夷門遊九原者亦流連於隨會可改構榱桶修飾丹青蘋蘩行潦以時致薦以紓懷古之情用存不刊之烈

武帝

酬功詔 永初元年夏六月

詔曰夫銘功紀勞有國之要典慎終追舊在心之所隆自大業創基十有七載世路迍邅戎車歲動自東徂西靡有寧日實賴將帥竭心文武盡効寧內拓外迄用有成威靈遠著寇逆消蕩遂當揖讓之禮猥饗天人之祚念功簡勞無忘鑒寐凡厥誠勤宜同國慶其酬賞復除之科以時論舉戰亾之身厚加復贈

禪受之事魏晉以下齊形同態然魏晉推於未墜

宋氏收之旣傾以此稱量猶爲有間

武帝

建學詔　永初三年春正月

詔曰、古之建國、教學爲先、弘風訓世、莫尚於此、發蒙啓滯、咸必由之、故爰自盛王、迄于近代、莫不敦崇學蓺、修建庠序、自昔多故、戎馬在郊、旍旗卷舒、日不暇給、遂令學校荒廢、講誦蔑聞、軍旅日陳、俎豆藏器、訓誘之風、將墜於地、後生大懼於墻面、故老竊歎于子衿。此國風所以永思。小雅所以懷古。今王略遠屆。華域載清。仰風之士。日月以冀、便宜博延胄子、陶獎童

蒙選備儒官弘振國學主者考詳舊典以時施行

雖不盡實亦急其名智足以達務術足以干道者

也

文帝

誅徐羨之傅亮謝晦詔 元嘉三年少帝失德羨之等將謀廢立而廬陵王義眞輕動多過不任四海乃先廢義眞然後廢帝

詔曰民生於三事之如一愛敬同極豈惟名教況乃施侔造物義在加隆者乎徐羨之傅亮謝晦皆因緣之才荷恩在昔擢自無聞超居要重卵翼而長未足以譬永初之季天禍横流大明傾曜四海遏密實受顧託任同負圖而不能竭其股肱盡其心力送往無復言之節事君闕忠貞之効將順靡記匡救蔑聞懷

寵取容順成失德雖未因懼禍以建大策而逞其悖心不畏不義播遷之始謀肆酖毒至止未幾顯行怨殺窮凶極虐荼酷備加顚沛皂隸之手告盡逆旅之館都鄙哀愕行路飲涕故廬陵王英秀明遠徽風宿播魯衛之寄朝野屬情羨之等暴蔑求專忌賢畏逼造搆貝錦成此無端罔主蒙上橫加流屏矯誣朝旨致茲禍害寄以國命而翦爲仇讎旬月之間再肆酖毒痛感二靈怨結人鬼自書契以來棄常安忍反易天明未有如斯之甚者也昔子家從弒鄭人致討宋

肥無辜、蕩滓為戮、況逆亂倍於往釁、情痛深於國家、此而可容、孰不可忍、即宜誅殛、告謝存亾、而于時大事甫爾、異同紛結、匡國之勳實著、莫大之罪未彰、是以遠酌民心、近聽輿訟、雖欲討亂、慮或難圖、故忍戚含哀懷恥累載、每念人生實難、情事未展、何嘗不顧影慟心、伏枕泣血、今逆臣之釁、彰暴遐邇、君子悲情、義徒思奮、家讎國耻、可得而雪、便命司寇、肅明典刑、晦據有上流、成不即罪、朕當親率六師、為其遏防、可遣中領軍到彥之即日電發、征北將軍檀道濟絡繹

繼路、符衛軍府州、以時收翦、已命征虜將軍劉粹斷其走伏、罪止元凶、餘無所問、感惟永往、心情崩絕、氛霧既袪、庶幾治道爾、

少帝有可廢之罪三人有社稷之憂其舉無失乎曰廢之可也殺之過矣文帝此誅爲當乎曰三人罪在少帝功在國家使無後慝慝之可也復有所逞情見勢著然後從之庶無恨於死矣

文帝諱義隆小字車兒武帝第三子博涉經史善隷書永初元年封宜都王景平二年七月少帝廢百官奉迎入奉皇統即位

舉士詔 元嘉十二年夏四月

詔曰周宗以寧寔由多士漢室之隆亦資得人朕寤寐樂賢爲日已久而俊哲難階明揚莫効用令遺才任野管庫虛朝永懐前載慙德深矣夫舉爾所知宣尼之篤訓貢士任官先代之成准便可宣敕內外各有薦舉當依方銓引以觀厥用

文帝

思仲尼詔　元嘉十九年冬十月

詔曰胄子始集學業方興自微言泯絕逝將千祀感事思人意有慨然奉聖之胤可速議繼襲於先廟地特爲營造依舊給祠直令四時饗祀闕里往經寇亂黌校殘毀并下魯郡修復學舍採召生徒昔之賢哲及一介之善猶或衛其丘壟禁其芻牧況尼父德表生民功被百代而墳塋荒蕪荊棘弗翦可蠲墓側數戶以掌洒掃

禮有其意文稱其情非浮慕比也

文帝

勸農詔 元嘉十九年冬十月

詔曰、國以民爲本、民以食爲天、故一夫輟稼、饑者必及。倉廩既實、禮節以興。自頃在所貧罄、家無宿積、賦役暫偏、則人懷愁墊、歲或不稔、而病之比室、誠由政德弗孚、以臻斯弊。抑亦耕桑未廣、地利多遺、宰守微化道之方、萌庶忘勤分之義。永言弘濟、明發載懷。雖制命亟下、終莫懲勸、而坐望滋殖、庸可致乎。有司其班宣舊條、務盡敦課、遊食之徒、咸令附業、考覈勤惰、

行其誅賞觀察能殿嚴加黜陟古者躬耕帝籍敬供粢盛仰瞻前王思遵令典便可量處千畝考卜元辰朕當親率百辟致禮郊甸庶幾誠素將被斯民

孝武帝 諱駿字休龍文帝第三子也立爲武陵王元凶弒逆江夏王義恭奉表上尊號卽皇帝位

勸農甄上體制詔 孝建元年春正月

詔曰、首食尚農、經邦本務、貢士察行、寧朝當道、內難甫康、政訓未洽、衣食有仍耗之弊、選造無觀國之美、昔衛文勤民、高宗恭默、卒能收賢巖穴、大殷季年、朕每側席疚懷、無忘鑒寐、凡諸守莅親民之官、可詳申舊條、勸盡地利、力田善蓄者、在所具以名聞、褒甄之科、精爲其格、四方秀孝、非才勿舉、獻答允值、卽就銓擢、若止無可採、猶賜除署、若有不堪酬奉、虛竊榮薦、

遣還田里。加以禁錮。尚書百官之元本。庶績之樞機。丞郎列曹局司有在。而頃事無巨細。悉歸令僕。非所以衆材成構。羣能濟業者也。可更明體制。咸責厥成。糾覈勤惰。嚴施賞罰。

孝武帝

仲尼廟祭詔 孝建元年冬十月

詔曰仲尼體天降德維周興漢經緯三極冠冕百王爰自前代咸加褒述典司失人用闕宗祀先朝遠存遺範有詔繕立世故妨道事未克就國難頻深忠勇奮厲實憑聖義大教所敦永惟兼懷無忘待旦可開建廟制同諸侯之禮詳擇爽塏厚給祭秩

誅亂討逆名教所張是深識不言之功者

孝武帝

修葺庠序詔 大明五年秋八月

詔曰、自靈命初基、聖圖重遠、參正樂職、感神明之應。崇殖禮囿、奮至德之光。聲寔同和、文以均節。化調其俗、物性其情。故臨經式奠、煥乎炳發、道喪世屯、學落年永。獄訟微衰息之術、百姓忘退素之方。今息警夷嶂、恬波河渚、棧山航海、鄉風慕義。化民成俗、兹時篤矣。來歲可修葺庠序、旌延國冑。

孝武才優詞令、峻文厚飾、雖自矜貧刻彫之過、有

傷自然工深章炳亦一時盛致也

孝武帝

赦賚詔 大明七年二月車駕巡南豫南兖二州校獵于歷陽之烏江登六合山

詔曰朕受天慶命十一年於茲矣憑七廟之靈獲上帝之力禮横四海威震八荒方巡三湘而奠衡嶽次九河而簡云岱今恢覽功成省風畿表觀民六合蒐狡長洲騰沙飛礫平嶽盪海鼓晉合序鐃鉦協節獻禽如禮饁獸傾郊敬舉王公之觴廣納士民之壽八風循通卿雲叢聚盡天罄瑞率宇竭歡思散大極之泉以福無方之外可大赦天下行幸所無出今歲租

布其逋租餘債勿復收賜民爵一級女子百戶牛酒刺史邑宰及民夫從蒐者普加洽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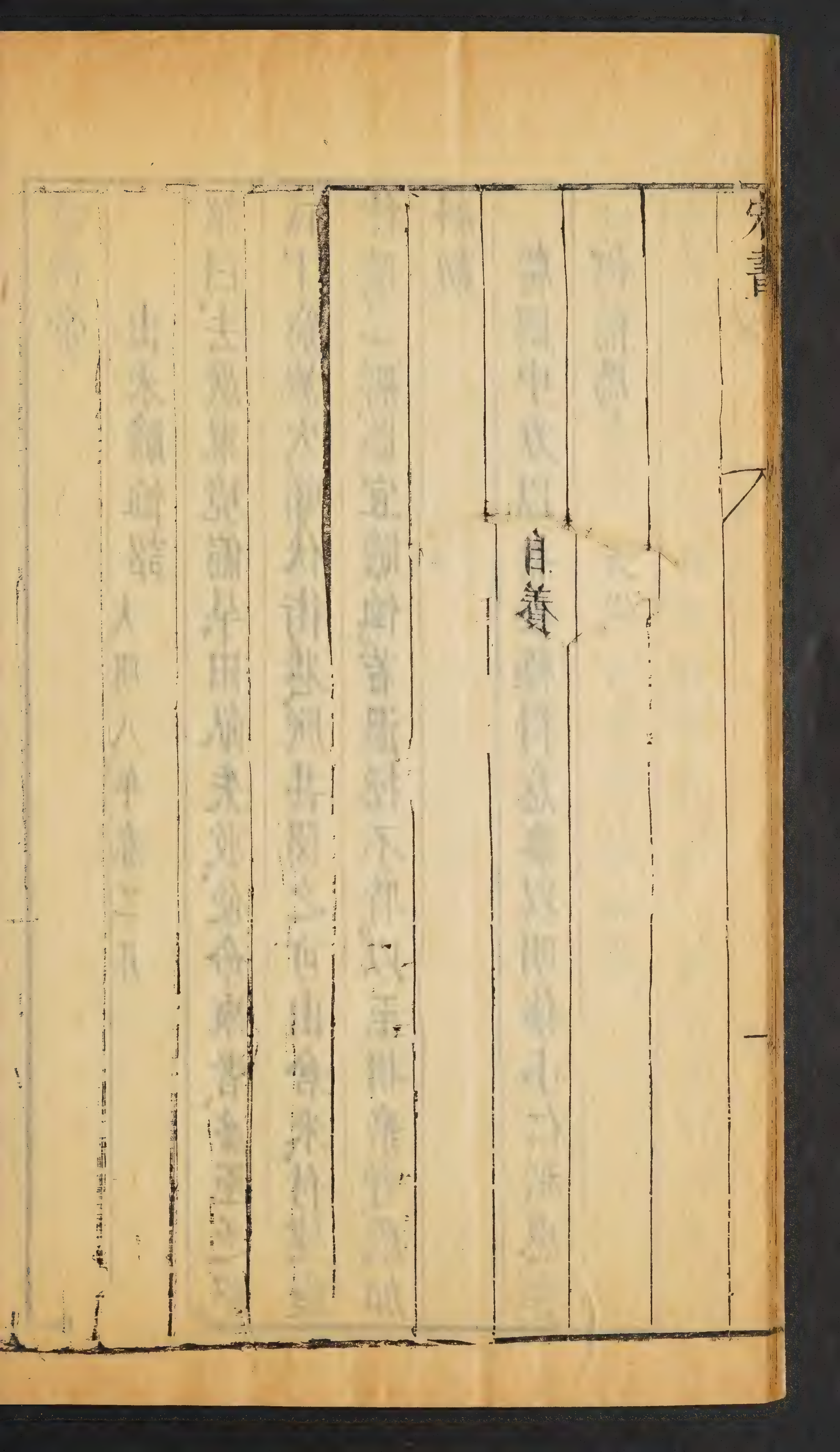
區區小國猶然秦王漢武何其不度也

孝武帝

出米贍恤詔 大明八年春二月

詔曰去歲東境偏旱田畝失收使命來者多至乏絕或下窮流穴頓伏街巷朕甚閔之可出倉米付建康秣陵二縣隨宜贍恤若溫拯不時以至捐棄者嚴加糾劾

罄國中力以自養極得意事以明侈小仁私惠亦何補焉



明帝諱彧字休炳文帝第十一子也封湘東王廢帝未入朝被留將加禍害上先已與阮佃夫等合謀殞廢帝於後堂建安王休仁便稱臣奉引登御坐府起倉卒上失履跣至西堂猶著烏帽

愛民存儉詔 泰始二年冬十一月

詔曰治崇簡易化疾繁侈遠關隆替明著軌跡者也朕拯斯墜運屬此屯極仍之以凋耗因之以師旅而識昧前王務艱昔代俾夫舊賦既繁爲費彌廣監寐萬務每思弘革方欲緩繇優調愛民爲先有司詳加寬惠更立科品其方物職貢各順土宜出獻納貢敬依時令凡諸蠧俗妨民之事趣末違本之業雕華靡

麗奇器異技並嚴加裁斷務歸要實左右尚方御府諸署供御制造咸存儉約庶淳風至教微遵太古阜財興讓少敦季俗

明帝

各舉所知詔 泰始五年秋九月

詔曰、夫箕潁之操、振古所貴、冲素之風、哲王攸重、朕屬橫流之會、接難瘝之辰、龕暴翦亂、日不暇給、今雖關隴猶霧、區縣澄氛、偃武修文、於是乎在、思崇廉耻用靜馳薄、固已物色載懷。寢興佇歎、其有貞栖隱約自事衡樊。鑿坯遺榮。負釣辭聘。志恬江海。行高塵俗。者。在所精加搜括。時以名聞。將賁園矜德。茂昭厥禮。羣司各舉所知。以時授爵。

武帝

追敍劉穆之表

劉穆之卒高祖在長安驚慟者數日馳還彭城表天子請追贈

臣聞崇賢旌善王教所先念功簡勞義深追遠故司勳秉策在勤必書德之休明沒而彌著故尚書左僕射前軍將軍臣穆之爰自布衣協佐義始內端謀猷外勤庶政密勿軍國心力俱盡及登庸朝右尹司京畿翼新王化敷讚百揆頃戎軍遠役居中作扞撫寄之勳實洽朝野方宣讚盛猷緝隆聖世志績未究遠邇悼心皇恩褒述班同三事榮哀兼備寵靈已厚臣

伏思尋自義熙草創、艱患未弭、外虞既殷、內難彌結、時屯世故、靡歲暫寧、臣以寡乏、負荷國重、實賴穆之匡翼之益、登唯讜言嘉謀、溢于民聽、若乃忠規遠畫、潛慮密謨、造膝詭辭、莫見其際、功隱於視聽、事隔於皇朝、不可稱紀、所以陳力一紀、克遂有成、出征入輔、幸不辱命、微夫人之左右、未有寧濟其事者矣、履謙居寡、守之彌固、每議及封賞、輒深自抑絕、所以勳高當年、而未沾茅社、撫事永傷、胡寧可昧、謂宜加贈正司、追甄土宇、俾大賚所及、永秩於善人、忠正之烈。

不泯於身後。臣契闊屯泰、旋觀始終、金蘭之分、義深

情密、是以獻其乃懷布之朝聽

穆之於宋祖委身草澤起義之日君臣已定非夫

身寄公朝心懸私室者例其亦優於荀彧鍾繇諸

人矣

武帝

與臧燾書燾爲太學博士參右將軍何無忌軍事隨府轉南將軍高祖鎮京口與燾書

頃學尚廢弛後進頹業衡門之內清風輟響良由戎車屢警禮樂中息浮夫近志情與事染豈可不敷崇墳籍敦厲風尚此境人士子侄如林明發搜訪想聞令軌然荊玉含寶要俟開瑩幽蘭懷馨事資扇發獨習寡悟義著周典今經師不遠而赴業無聞非唯志學者鮮或是勸誘未至邪想復弘之

王弘字元休琅邪人曾祖導晉丞相少好學以清悟知名弱冠爲會稽王主簿宋國初建遷尚書僕射

奏彈謝靈運

臣聞閑厥有家、垂訓大易、作威專戮、致誡周書、斯典或違、刑茲無赦、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力人桂興、淫其嬖妾、殺輿江涘、棄尸洪流、事發京畿、播聞遐邇、宜加重劾、肅正朝風、案世子左衛率康樂縣公謝靈運、過蒙恩獎、頻叨榮授、聞禮知禁、爲日已久、而不能防閑閫闈、致茲紛穢、罔顧憲軌、忿殺自由、此而

勿治典刑將替請以事見免靈運所居官上臺削爵土收付大理治罪御史中丞都亭侯王准之顯居要任邦之司直風聲噂𠴲曾不彈舉若知而弗糾則情法斯撓如其不知則尸昧已甚豈可復預班清階式是國憲請免所居官以侯還散輩中內臺舊體不得用風聲舉彈此事彰赫曝之朝野執憲蔑聞羣司循舊國典既頹所虧者重臣弘忝承人乏位副朝端若復謹守常科則終莫之糾政所以不敢拱默自同秉彝遠舊之愆伏須准裁

勿藥

土

王弘

辭封位表

少帝景平二年徐羡之等謀廢立太祖即位以定策安社稷進位司空封建安郡公上表固辭

臣聞趙武稱隨會夫子之家事治言於晉國無隱情臣千載幸位謬荷榮遇雖以智能虛薄政績蔑聞而言無隱情竊所庶幾向令天啟其心頃定人策而名編司勳功不見紀固將請不賞之罪懸龍蛇之書豈當稽違成命苟修小節但無功勤暴之四海進闕君子勞心之謀退微小人勞力之效而聖朝僭賞於上

愚臣苟忝於下，則爲厚誣當時，永貽口實，竊財之誚，比此爲輕，惟塵盛猷，虧玷爲大，微躬所惜，一朝亦盡，非唯仰塵國紀，實亦俯畏友朋，憂心靡瘳，胡顏靡託，且凡人之交，尚申知己，況在明主，可用理干，所以敢遂愚狷，守之以死，

高祖佐命弘巳有勳太祖定策弘又有勳果難於

念悴之發中矣

謝晦字宣明陳郡人高祖命爲太尉參軍晦涉獵文義朗贍多通以佐命功封武昌縣公轉領軍常侍入直殿省高祖不豫與傅亮徐羨之檀道濟並侍醫藥

舉兵表 太祖誅徐羨之及晦子世休等晦舉哀發問自出射堂配衣軍旅得精兵三萬人乃

奉表

臣階緣幸會蒙武皇帝殊常之眷外聞政事內謀帷幄經綸夷險毘贊王業預佐命之勳膺河山之賞及

先帝不豫導揚末命臣與故司徒臣羨之左光祿大夫臣亮征北將軍臣道濟等並升御牀跪受遺詔載貽話言託以後事臣雖凡淺感恩自厲送往事居誠

貫幽顯、逮營陽失德、自絶宗廟、朝野岌岌、憂及禍難、忠謀協契、徇國忘己、援登聖朝、惟新皇祚、陛下馳傳乘流、曾不惟疑、臨朝殷懃、增崇封爵、此則臣等赤心已亮於天鑒、遠近萬邦、咸達於聖旨、若臣等志欲專權、不顧國典、便當協翼幼主、孤背天日、豈復虛館七旬、仰望鑾旗者哉、故廬陵王、於營陽之世、屢被猜嫌、積怨犯上、自貽非命、天祚明德、屬當昌運、不有所廢將何以興、成人之美、春秋之高義、立帝清館、臣節之所司、耿弇不以賊遺君父、臣亦何負於宋室邪、況釁

結閭墻禍成畏逼天下耳目豈伊可誣臣忝居蕃任乃誠匪懈爲政小大必先啓聞糾別羣蠻淸夷境内分晉弟姪並侍殿省陛下聿遵先志申以婚姻童稚之目猥荷齒召薦女遷子合門相送事君之道義盡于斯臣羨之總錄百揆翼亮三世年耆乞退屢抗表疏優旨綢繆未垂順許臣亮管司喉舌恪虔夙夜恭謹一心守死善道此皆皇宋之宗臣社稷之鎮衛而讒人傾覆妄生國釁天威震怒加以極刑并及臣門同被孥戮雖未知臣道濟問推理即事不容獨存先

帝顧託元臣翼命之佐、勳於佞邪之手、忠貞匪躬之
輔、不免夷滅之誅、陛下春秋方富、始覽萬機、民之情
僞未能鑒悉、王弘兄弟、輕躁昧進、王華猜忌忍害、規
弄威權、先除執政、以逞其欲、天下之人知與不知、孰
不爲之痛心憤怨者哉、臣等見任先帝、垂二十載、小
心謹愼、無纖介之愆、伏事甫爾、而嬰若斯之罪、若非
先帝謬於知人、則爲陛下未察愚款、臣去歲末使反、
得朝士及殿省諸將書、並言嫌隙已成、必有今日之
事、臣雖誠仰期、罔有二心、不圖姦回潛遘、理順難恃

忠賢隕朝愚臣見襲到彥之蕭欣等在近路昔白公稱亂諸梁嬰冑惡人在朝趙鞅入伐臣義均休戚任居分陝豈可顛而不扶以負先帝遺旨輒率將士繕治舟甲須其自送投袂撲討若天祚大宋卜世靈長義師克振中流清蕩便當浮舟東下戮此三豎申理冤恥謝罪闕庭雖伏鎖赴鑊無恨於心伏願陛下遠尋永初託付之旨近存元嘉奉戴之誠則微臣丹款猶有可察臨表哽慨言不自盡

其辨甚明其情亦直從前之事未有失也今日之

舉果何爲乎

羊玄保太山人劉穆之舉爲高祖鎮軍參軍太祖以
玄保廉素頻授名郡不營財利處家儉薄太
祖嘗曰仕宦非唯須才亦須運命
每有好官缺我未嘗不思羊玄保

陳吏民亡叛制　玄保善弈太祖與賭郡戲勝以
補宣城先是劉式之爲宣城立
吏民亡叛制一人不禽符伍里吏送作州
部若獲者賞位二階玄保以爲非宜陳之

臣伏尋亡叛之由皆出於窮逼未有足以推存而樂
爲此者也今立殊制於事爲苦臣聞苦節不可貞懼
致流弊昔龔遂譬民於亂繩緩之然後可理黄霸以
寬和爲用不以嚴刻爲先臣愚以謂單身逃役便爲
盡戶今一人不測坐者甚多既憚重負各爲身計牽

挽逃竄必致繁滋又能禽獲叛身類非謹借既無堪
能坐陵勞吏名器虛假所妨實多將階級不足供賞
服勤無以自勸又尋此制施一邦而已若其是邪則
應與天下爲一若其非邪亦不宜獨行一郡民離憂
患其弊將甚臣忝守所職懼難遵用致率管穴冒以
陳聞

雖議存郡是大臣經國識也

裴松之字世郎河東人博覽墳籍立身簡素義熙初爲故鄣令元嘉中上使注陳壽三國志松之鳩集傳記增廣異國奏上上曰此爲不朽矣

陳斷私碑表松之以世立私碑有乖事實上表陳之

碑銘之作以明示後昆自非殊功異德無以允應兹典大者道動光遠世所宗推其次節行高妙遺烈可紀若乃亮采登庸績用顯著敷化所莅惠訓融遠述詠所寄有賴鐫勒非私族也則幾乎僭黷矣俗敝僞興華煩已久是以孔悝之銘行是人非蔡邕制文每有愧色而自時厥後其流彌多預有臣吏必爲建立

勒銘寡取信之實刊石成虛僞之常眞假相蒙殆使
合美者不貴但論其功費又不可稱不加禁裁其敝
無已以爲諸欲立碑者宜悉令言上爲朝議所許然
後聽之庶可以防遏無徵顯彰茂實使百世之下知
其不虛則義信於仰止道孚於來葉

在晉已然於今宜甚不足取信於來茲空且受譏

此日爲官長者亦何樂爲諂子嗤也

范泰

旱蝗表元嘉三年泰進位侍中上以先朝舊臣恩禮甚重其年秋旱蝗上表

陛下昧旦丕顯求民之瘼明斷庶獄無倦政事理出羣心澤謠民口百姓翕然皆自以爲遇其時也災變雖小要有以致之守宰之失臣所不能究上天之譴臣所不敢誣有蝗之處縣官多課民捕之無益於枯苗有傷於殺害臣聞桑穀時亡無假斤斧楚昭仁愛不禜自瘳卓茂去無知之蟲宋均囚有異之虎蝗生有由非所宜殺石不能言星不自隕春秋之旨所宜

詳察禮婦人有三從之義而無自專之道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女人被宥由來上矣謝晦婦女猶在上方始貴後賤物情之所甚苦匹婦一室亦能有所感激臣於謝氏不容有情蒙國重恩寢處思報伏度聖心已當有在禮春夏教詩無一而闕也臣近侍坐聞立學當在入年陛下經略粗建意存民食入年則農功興農功興則田里闕入秋治庠序入冬集遠生二塗並行事不相害夫事多以淹稽爲戒不遠爲患任臣學官竟無微績徒墜天施無情自處臣之區區

不望目覩盛化、竊慕子囊城郢之心、庶免荀偃不瞑之恨、臣比陳愚見、便是都無可採、徒煩天聽、愧作反側

泰服事三朝、讜言必究論出謝晦婦女一言可以動天地矣有畢之子以殞其宗何哉

不望目說盜化篇素于羹城部古心思命苦道不堪

之視臣比賜恩見便是清無可採從衡天高匪作文

論

奏賜手三韓藏言必究論由議擬存文一言可以

傳天地矣有畢之于以上其宗有共

范泰字伯倫順陽人高祖受命以泰領國子監酒景平初加位特進泰博覽篇籍好為文章愛獎後生孜孜無倦

諫少帝封事

少帝在位多諭愆失上封事極諫

伏聞陛下時在後園頗習武備鼓鞞在宮聲聞於外黷武掖庭之內諠譁省闥之間不聞將帥之臣統御之主非徒不足以威四夷祇生遠近之怪近者東寇紛擾皆欲伺國瑕隙今之吳會寧過二漢關河根本既搖于何不有如水旱成災役夫不息無寇而戒為費漸多河南非復國有羯虜難以理期此臣所以用

忘寢食而干非其位者也陛下踐祚委政宰臣實同高宗諒闇之美而更親狎小人不免近習懼非社稷至計經世之道王言如絲其出如綸下觀而化疾於影響伏願陛下思弘古道式遵遺訓從理無滯任賢勿疑如此則天下歸德宗社惟永詩云一人有慶兆民賴之天高地卑無幽不察興衰在人成敗易曉未有政治在於上而人亂於下者也臣嘗先朝過遇陛下殊私實欲盡心竭誠少報萬分而惛耄已及百疾互生便爲永違聖顏無復自盡之路貪及視息陳其

狂鬱。陛下若能哀其所請留心覽察則臣夕殞於地無恨九泉。

前廢暴惡有非人情此處犯顏可謂致命

王僧達 琅邪人太保弘少子太祖聞僧達蚤惠召見於德陽殿應對閑敏妻以臨川王女

求徐州表 僧達自負才地謂當時莫及一二年間更望宰相及爲護軍不得志乃啓求徐州

臣衰索餘生逢辰藉業先帝追念功臣睠及遺賤飾短捐陋布策稠采從官委褐十有一載早憑慶泰脫親盛明而有志於學無獨見之敏有務在身無偏鑒之識固不足建言世治備辯時宜竊以天恩不可終報尸素難可久處故猖狂蕪謬每陳所懷陛下孝誠發衷義順動物自龍飛以來實應九服同歡三光再

朗而臣假覗巷里借聽民謠黎民闕三字未締其感遠近風議不獲稍進臣所用夙宵疾首寤寐疚心者也臣取之前載譬之於今當漢文之時可謂藉已成之業據既安之運重以布衣菲食憂勤治道而賈誼披露悃誠猶有歎哭之諫況今承顛沛蕩機惟始恩未及普信未遑周臣又聞前達有言天下重器也一安不可卒危一危亦不可卒安陛下神思淵通亦當鑒之聖慮竊謂今之務惟在萬有為己家國同憂允彼庶心從民之欲民有咨嗟之聲君表納隍之志下

有愆弊之苦。上無候豫之情。又應官酌其才。爵疇其望。與失不賞。寧失不刑。至若樞任重司。藩扞要鎮。治亂攸寄。動靜所歸。百度惟新。或可因而弗革。事在適宜。無或定其出處。天下多才。在所用之。臣非惟寄觀世路。謬識其難。即之於身。詳見其弊。何者。臣雖得免牆面。書不入於學伍。行無愆戾。自無進於才能。直以廕託門世。夙列榮薦。且近躡奔迸。江路歸命南闕。竟何功效。可以書賞。而頻出內寵。陛下綢繆。數旬之中累發明詔。自非才略有素。聲實相任。豈可聞而弗驚

履而無懼固宜退省身分識恩之厚不知報荅當在
何期夫見危致命死而後已皆殷勤前誥重其忘生
臣感先聖格言思在必効之地使生獲其志死得其
所如使臣享厚祿居重榮衣狐坐熊而無事於世者
固所不能安也今西夷猶警國未忘戰辮髮凶詭尤
宜裁防間者天兵未獲已肆其輕漢之心恐戎狄貪
婪猶懷匪遜脫以神州暫擾中夏兵饑容或遊寇塞
內重窺邊壘且高秋在節胡馬興威宜圖其易蚤爲
之所臣每一日三省志在報效遠近小大顧其所安

受效偏方得司者則慮之所辦情有不疑若首統軍政董勒天兵旣才所不同實誠亦非願陛下矜諒巳厚願復曲體此心護軍之任臣不敢處彭城軍府郎時過立且臣本在驅馳非希崇顯輕智小號足以自安願亟鑑恕特賜申奬則內外榮荷存沒銘分

三國擾攘文義荒黷兩晉風流祖尚清遠深淺不同情有可見宋氏君世忽其彝彫言取匿情語爲招偶初望其外茫無以喻尋迹其中近乃在膚可爲亂世之文也歟當時人心險誕躁競相馳骨肉

之間屠若羊豕君臣之義何止寇讐六十年間稱戈指闕至于八九恩義相全百無一二吁可謂亟矣文章盛衰関乎理亂夫豈虛哉約旣附于作者不知剪截繁蕪連篇都無関寄將身猶亂代不足深怪者與

周朗字義利汝南人少而愛奇雅有風氣初爲南平王鑠參軍又爲江夏王義恭參軍世祖即位除建平王參軍又除太子舍人出爲廬陵內史去官爲州司所糾丁母艱每哭必慟不依常節上使有司奏其居喪無禮詔曰朗悖禮利口宜令剪戮鑠付邊郡傳送寧州於道殺之年三十六

讜言書時普責百官讜言朗上書奏忤旨

昔仲尼有言、治天下若寘諸掌、豈徒言哉、方策之政、息舉在人、蓋當世之君、不爲之耳、況乃運鍾澆暮、世膺亂餘、重以宮廟遭不更之酷、江服被未有之痛、千里連死、萬井共泣、而秦漢餘敝、尚行於今、魏晉遺謬猶布於民、是而望國安於今、化崇於古、卻行及前之

言積薪待然之譬臣不知所以方然陛下旣基之以孝又申之以仁民所疾苦敢不畧薦凡治者何哉爲教而已今教衰已久民不知則又隨以刑逐之豈爲政之道歟欲爲教者宜二十五家選一長百家置一師男子十三至十七皆令學經十八至二十盡使脩武訓以書記圖律忠孝仁義之禮廉讓勤恭之則授以兵經戰畧軍部舟騎之容挽彊擊刺之法官長皆月至學所以課其能習經者五年有立則言之司徒用武者三年善藝亦升之司馬若七年而經不明五

年而勇不達則更求其言政置謀迹其心術行履復
不足取者雖公卿子孫長歸農畝終身不得爲吏其
國學則宜詳考古數部定子史令書不煩行習無廢
力凡學雖凶荒不宜廢也農桑者實民之命爲國之
本有一不足則禮節不興若重之宜罷金錢以穀帛
爲賞罰然愚民不達其權議者好增其異凡自淮以
北萬匹爲市從江以南千斛爲貨亦不患其難也今
且聽市至千錢以還者用錢餘皆用絹布及米其不
中度者坐之如此則墾田自廣民資必繁盜鑄者罷

人死必息又田非膠水皆播麥菽地堪滋養悉蓺紵麻蔭巷緣藩必樹桑柘列庭接宇唯植竹栗若此令旣行而善其事者庶民則叙之以爵有司亦從而加賞若田在草閒木物不植則撻之而伐其餘樹在所以次坐之又取稅之法宜計人爲輸不應以貲云何使富者不盡貧者不蠲乃令桑長一尺圍以爲價田進一畝度以爲錢屋不得瓦皆責貲實民以此樹不敢種土畏妄墾棟焚榱露不敢加泥豈有剝善害民禁衣惡食若此苦者方今若重斯農則宜務削兹法

凡爲國不患威之不立患恩之不下不患土之不廣患民之不育自華夷爭殺戎夏競威破國則積屍竟邑屠將則覆軍滿野海內遺生蓋不餘半重以急政嚴刑天災歲疫貧者但供吏死者弗望薶鰥居有不願娶生子每不敢舉又戍淹徭久妻老嗣絕及婬奔所孕皆復不收是殺人之日有數途生人之日無一理不知復百年間將盡以草木爲世邪此最是驚心悲魂慟哭太息者法雖有禁殺子之科設蚤娶之令然觸刑罪忍悼痛而爲之豈不有酷甚處邪今宜家

寬其役、戶減其稅、女子十五不嫁、家人坐之、特雉可以聘妻妾、大布可以事舅姑、若待足而行、則有司加糾、凡宮中女隷必擇不復字者、庶家內役、皆令各有所配、要使天下不得有終獨之生。無子之老。所謂十年存育十年教訓。如此則二十年間長戶勝兵必數倍矣。又亡者亂郊。饉人盈甸。皆是不爲其存計而任之遷流。故饑寒一至。慈母不能保其子。欲其不爲寇盜。豈可得邪。既御之使然。復止之以殺。彼於有司。何嘗至是。且草樹既死、皮葉皆枯、是其梁肉盡矣、冰霜

已厚苦蠶難貧是其衣裘敗矣比至陽春生其餘幾
今自江以南在所皆穰有食之處須官與役宜募遠
近能食五十口一年者賞爵一級不過千家故近食
十萬口矣使其受食者悉令就佃淮南多其長帥給
其糧種凡公私遊手歲發佐農令堤湖盡脩原陸並
起仍量家立社計地設閭檢其出入督其游惰須待
大熟可移之後舊淮以北悉使南過江東旅客盡令
西歸故譬之在體必割其緩處函渭靈區闕爲荒窟
伊洛神基蔚成茂草豈可不懷歟歷下泗間何足獨

戀議者必以爲胡衰不足避而不知我之病甚於胡矣若謂民之既徙狄必就之若其來從我之願也胡若能來必非其種不過山東雜漢則是國家由來所欲覆育既華得坐實戎空自遠其爲來利固善也今空守孤城徒費財役亦行見淮北必非境服有矣不亦重辱喪哉使虜但發輕騎三千更互出入春來犯麥秋至侵禾水陸漕輸居然復絕於賊不勞而邊已困不至二年卒散民盡可蹻足而待也設使胡滅則中州必有興者決不能有奉土地率民人以歸國家

矣誠如此則徐齊終逼亦不可守且夫戰守之法甞
恃人之不敢爽項年兵之所以敗皆反此也今人知
不以羊追狼蟹捕鼠而令重車弱卒與肥馬悍胡相
逐其不能濟固宜矣漢之終年能事胡者以馬多也
胡之後服漢者亦以馬少也旣兵不可去車騎應蓄
令宜募天下使養馬一匹者蠲一人役三疋者除一
人爲吏自此以進階賞有差邊亭傲驛一無發動又
將者精求其死也自能執干戈幸而不卞筋力盡於
戎役其於望上者固已深矣重有澄風掃霧之懃驅

波滌塵之力，此所自矜，尤復爲甚。近所功賞，人知其濃，然似頗謬。虛實怨怒，寔衆。垂臂而反脣者，往往爲部。耦語而呼望者，處處成羣。凡武人意氣，特易崩沮，設一旦有變，則向之怨者爲敵也。今宜國財與之共竭，府粟與之同罄。去者應遣，濃加寵爵，發所在祿之。將秩未充，餘費宜闕，他事負輦，長不應與。唯可裁以蒐狩之禮，習以鉦鼓之節。若假勇以進，務黜其身；老至而罷，賞延於嗣。又緣淮城壘，皆宜興復，使烽鼓相望，兵食相連。若邊民請師，皆宜莫許。遠夷貢至，止於

執咎語以國家之未暇示以何事而非君須内教旣
立徐料寇形辨騎卒四十萬而國中不擾取穀支二
十歲而遠邑不驚然後越淮窮河跨龍出漠亦何適
而不可又教之不敦一至於是今士大夫以下父母
在而兄弟異計十家而七矣庶人父子殊産亦八家
而五矣凡甚者乃危亡不相知饑寒不相卹又嫉謗
譏害其間不可稱數宜明其禁以革其風先有善於
家者卽務其賞自今不改則沒其財又三年之喪天
下之達喪以其衰病未出故制同外典日久均痛故

愈遲齊典漢氏節其臣則可矣薄其子則亂也云何使衰苴之容盡鳴號之音息夫佩玉啓旒深情弗恐睍珠視朝不亦甚乎凡法有變於古而刻於情則莫能順焉至乎敗於禮而安於身必遽而奉之何乃厚於惡薄於善歟今陛下以大孝始基宜反斯謬且朝宇臨御當近自身始妃主典制宜漸加矯正凡舉天下以奉一君何患不給或帝有集皂之陋后有帛布之鄙亦無取焉且一體炫金不及伯兩一歲美衣不過數襲而必收寶連櫝集服累笥目豈常視身未時

親是爲積帶實笥箸衣空散國家之財徒奔天下之
貨而王以此惰禮妃以此傲家是何糜蠹之劇或鄙
之甚遠至婢豎皆無定科一婢之身重婢以使一豎
之家列豎以役兎金皮繡叢酒藿肉者故不可稱紀
至有列軿以遊遨飾兵以驅叱不亦重甚哉若禁行
賜薄不容致此且細作始并以爲儉節而市造奢怪
即傳於民如此則遷也非罷也凡天下得治者以實
而治天下者常虛民之耳目既不可誣治之盈耗立
亦隨之故凡厥庶民制度日侈商販之室飾等王侯

傭賣之身、製均妃后、凡一袖之大、足斷爲兩、一裾之長、可分爲二、見車馬不辨貴賤、視冠服不知尊卑、尚方今造一物、小民明已睥睨、宮中朝制一衣、庶家晚已裁學、侈麗之原、實先宮閫、又妃主所賜、不限高卑、自今以去、宜爲節目、金魁翠玉、錦繡縠羅、奇色異章、小民既不得服、在上亦不得賜、若工人復造奇伎淫器、則皆焚之、而重其罪、又置官者將以燮天平氣、贊地成功、防姦御難、治煩理劇、使官稱事立、人稱官置、無空樹散位、繁進宂人、今高卑貿實、大小反稱、名之

不定是謂官邪而世廢姬公之制俗傳秦人之法惡
明君之典好闇主之事其憎聖愛愚何其甚矣今則
宜先省事從而并官置位以周典爲式變名以適時
爲用秦漢末制何足取也當使德厚者位尊位尊者
祿重能薄者官賤官賤者秩輕纓冕紱佩稱官以服
車騎容衛當職以施又寄土州郡宜通廢罷舊地民
戶應更置立豈吳邪而有徐邑揚境而宅兗民上淆
辰紀下亂畿甸其地如朱方者不宜置州土如江都
者應更建邑又民少者易理君近者易歸凡吏皆宜

每詳其能每厚其秩爲縣不得復用恩家之貧爲郡不得復選勢族之老又王侯識未堪務不應疆仕須合冠而啓封能政而議爵且帝子未官人誰爲賤但宜詳置賓友選擇正人亦何必列長史參軍別駕從事然後爲貴哉又世有先後業有難易明帝能令其兒不匹光武之子馬貴人能使其家不比陰后之族盛矣哉此於後世不可忘也至當與抑碎首之忿陛殿廷辟戟之威此亦復不可忘也內外之政實不可雜若妃主爲人請官者其人宜終身不得爲官若請

罪者亦終身不得赦罪凡天下所須者才而才誠難知也有深居而言寡則蘊學而無由知有卑處而事隔則懷奇而無由進或復見忌於親故或亦遭讒於貴黨其欲致車右而動御席語天下而辯治亂焉可得哉漫言舉賢則斯人固未得矣宜使世之所稱通經達史辯詞精數吏能將謀偏術小道者使獵纓危縶博求其用制內外與官之官遠近及仕之類令各以所能而造其室降情以誘之卑身以安之然後察其擢唇吻樹頰胲動精神發意氣語之所至意之所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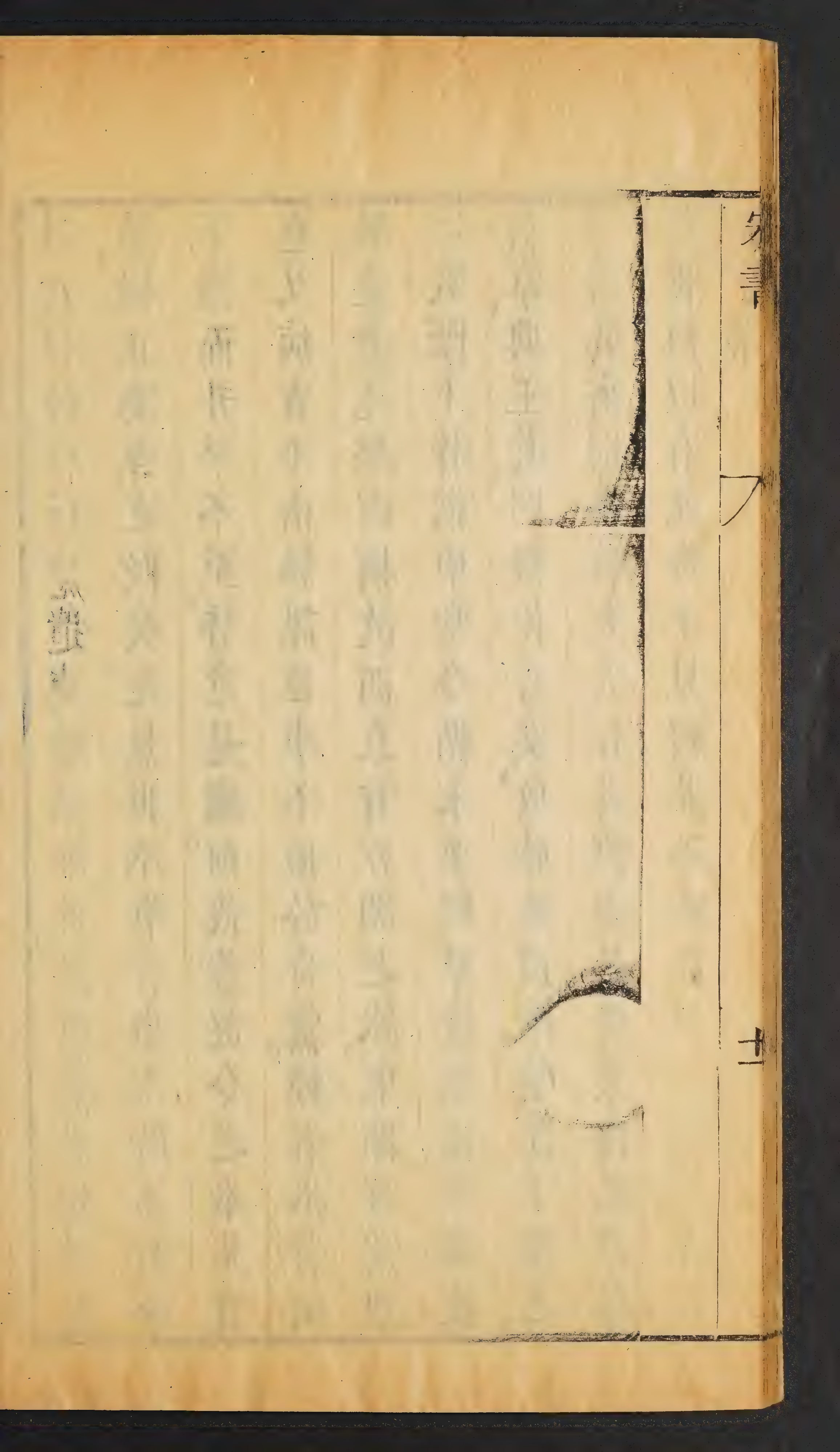
耗不過數四間不亦盡可知哉若忠孝廉清之比彊正惇柔之倫難以檢格立不可須臾定宜使鄉部求其行守宰察其能竟皆見之於選貴呈之於相然後處其職宜定其位用如此故應愚鄙盡捐賢明悉舉矣又俗好以毁沈人不知察其所以致毁以譽進人不知測其所以致譽毁徒皆鄙則宜擢其毁者譽黨悉庸則宜退其譽者如此則毁譽不妄善惡分矣又旣謂之才則不宜以階級限不應以年齒齊凡貴者好疑人少不知其少於人矣老者亦輕人少不知

其不及少矣。自釋氏流敎，其來有源，淵檢精測，固非深矣，舒引容潤，既亦廣矣，然習慧者日替其修，束誠者月繁其過。遂至糜散錦帛，侈飾車從，復假粗醫術，託雜卜數，延妹滿室，置酒浹堂，寄夫託妻者不無，殺子乞兒者繼有，而猶倚靈假像，背親傲君，欺費疾老，震損宮邑，是乃外刑之所不容戮，內敎之所不悔罪，而橫天地之間，莫不糾察，人不得然，豈其鬼歟，今宜申嚴佛律，裨重國令，其疵惡顯著者，悉皆罷遣，除則隨其藝行，各爲之條，使禪義經誦，人能其一，食不過

蔬衣不出布若應更度者則令先習義行本其神心必能草腐人天竦精以往者雖侯王家子亦不宜拘凡鬼道惑衆妖巫破俗觸木而言怪者不可數寓采而稱神者非可筭其原本是亂男女合飲食因之而以祈祝從之而以報請是亂不誅爲害未息凡一苑始立一神初興淫風輒以之而甚今脩隄以北置園百里峻山以右居靈十房糜財敗俗其可稱限又針藥之術世寡復脩診脈之伎人鮮能達民因是益徵於鬼遂棄於醫重令耗惑不反死夭復半今太醫宜

男女習教在所應遣吏受業如此故嘗愈於媢神之慝微正湊理之敝矣凡無世不有言事未時不有令下然而升平不至昏危是繼何哉蓋設令之本非實也又病言不出於謀臣事不便於貴黨輕者抵訾呵駭重者死壓窮擯故西京有方調之誅東郡有黨錮之戮陛下若欲申堂令循末典則羣臣在焉若欲改舊章典王道則微臣存矣敢昧死以陳唯陛下察之

用其術則爲管大夫存其說亦是賈太傅亂邦昏世何以有此奇才見殺非不幸也



江斆

讓婚表 宋世諸主莫不嚴妬太宗每疾之斆當尚世祖女上乃使人爲斆作表讓婚

伏承詔旨當以臨海公主降嬪榮出望表恩加典外顧審輶蔽伏用憂惶臣寒門頓族人凡質陋閭閻有對本隔天姻如臣素流室貧業寡年近將冠皆已有室荊釵布裙足得成禮每不自解無偶迨茲謀訪莫寄素族弗問自惟門慶屬降公主天恩所覃容及醜末懷憂抱惕慮不獲免徵命所當果膺茲舉雖門泰宗榮於臣非幸仰緣聖貸冒陳愚實自晉氏以來配

尚王姬者。雖累經美胄。亟有名才。至如王敦懾氣。桓溫斂威。真長佯愚以求免。子敬灸足以違詔。王偃無仲都之質。而倮露以北階。何瑀闕龍工之姿。而投軀於深井。謝莊殆自同於矇叟。殷沖幾不免於彊鉏。數人者。非無才。意而勢屈於崇貴。事隔於聞覽。吞悲茹氣。無所逃訴。制勒甚於僕隸。防閑過於婢妾。往來出入。人理之常。當賓待客。朋友之義。而令掃轍息駕。無闚門之期。廢筵抽席。絕接對之理。非唯交友離異。乃亦兄弟疏闊。第令受酒肉之賜。制以動靜。監子荷錢

傷理害義難以具聞夫螽斯之德實致克昌專妒之行有妨繁衍是以尚主之門往往絕嗣駙馬之身通離釁咎以臣凡弱何以克堪必將毀族淪門豈伊身害前後嬰此其人雖衆然皆患彰遐邇事融天朝故吞言咽理無敢論訴臣幸屬聖明矜照由道弘物以典處親以公臣之鄙懷可得自盡如臣門分世荷殊榮足守前基便預提拂清官顯宦或由才升一叨婚戚咸有恩假是以仰冒非宜披露丹實非唯止陳一已親全身願實乃廣申諸門憂患之切伏願天慈照

察。特賜蠲停、使燕雀微羣、得保叢蔚、蠢物含生、自已彌篤、若恩詔難降、披請不申、便當刊膚剪髮、投山竄海。

嚴妒之害豈惟宋世畏忌之科不獨公主言之可悲

臧燾字德仁東莞人少好學善三禮謝安始立國學徐兗刺史謝玄舉燾爲助教義旗建燾爲太學博士

四府君廟議

燾參高祖軍軍事入掌祠部時太廟鴟尾災燾謂著作郎徐廣曰昔孔子在齊聞魯廟災曰必桓僖也今征西京兆四府君宜在毀落而猶列廟食此其徵乎乃上議

臣聞國之大事在祀與戎將營宮室宗廟爲首古先哲王莫不致肅恭之誠心盡崇嚴乎祖考然後能流淳化於四海通幽感於神明固宜詳廢興於古典循情禮以求中者也禮天子七廟三昭三穆與太祖而

七自考廟以至祖考五廟皆月祭之遠廟爲祧有二祧享嘗乃止去祧爲壇去壇爲墠有禱然後祭之此宗廟之次親疎之序也鄭玄以爲祧者文王武王之廟王肅以爲五世六世之祖尋去祧之言則祧非文武之廟矣周之祖宗何云去祧爲壇乎明遠廟爲祧者無服之祖也又遠廟則有享嘗之禮去祧則有壇墠之殊明世遠者其義彌疎也若祧是文武之廟宜同月祭於太祖雖推后稷以配天由功德之所始非尊崇之義每有差降也又禮有以多貴者故傳稱德

厚者流光、德薄者流卑、又云自上以下、降殺以兩禮也、此則尊卑等級之典。上下殊異之文。而云天子諸侯俱祭五廟何哉。又王祭嫡殤下及來孫、而上祀之禮、不過高祖、推隆恩於下流、替誠敬於尊屬。亦非聖人制禮之意也。是以泰始建廟、從王氏議、以禮父爲士子爲天子諸侯、祭以天子諸侯、其尸服以士服、故上及征西、以備六世之數、宣皇雖爲太祖、尚在子孫之位、至於敬祭之日、未申東向之禮、所謂子雖齊聖。不先父食者矣。今京兆以上既遷、太祖始得居正、議

者以昭穆未足、欲屈太祖於卑坐、臣以爲非禮典之旨、所與太祖而七、自是昭穆既足太祖在六世之外、非爲須滿七廟乃得居太祖也、議者又以四府君神主宜永同於殷祫、臣又以爲不然、傳所謂毀廟之主、陳乎太祖、謂太祖以下、先君之主也、故白虎通云、禘祫祭遷廟者、以其繼君之體、持其統而不絕也、豈如四府君在太祖之前、非繼統之主、無靈命之瑞、非王業之基、昔以世近而及、今則情禮已遠、而當長饗殷祫、實虛太祖之位、求之禮籍、未見其可、昔永和之初、

大議斯禮于時虞喜范宣並以淵儒碩學咸謂四府君神主無緣永存於百世或欲瘞之兩階或欲藏之石室或欲爲之改築雖所秉小異而大歸是同若宣皇既居羣廟之上而四主禘祫不已則大晉殷祭長無太祖之位矣夫理貴有中不必過厚禮與世遷豈可順而不斷故臣子之情雖篤而靈厲之論彌彰追遠之懷雖切而遷毀之禮爲用豈不有心於加厚顧禮制不可踰爾石室則藏於廟北改築則未知所處虞主所以依神神移則有瘞埋之禮四主若饗祀宜

廢亦神之所不依也准傍事例宜同虞王之瘞埋然經典難詳羣言紛錯非臣卑淺所能折中

臣約案晉、宋之間然此晉廟議不應載入宋傳矣且猶當屬之禮志也班氏撰漢書二百年間七十萬言識者尚謂其費詞今約此書六十餘年事年多與漢等此又其無義據之甚者也

孔琳之字彥琳會稽人彊正有志力好文義解音律能彈棊妙善草隸辟本國常侍高祖永初二年爲御史中丞

肉刑議 桓玄議復肉刑琳之議

唐虞象刑、夏禹立辟、蓋淳薄旣異、致化寔同、寬猛相濟、惟變所適、書曰、刑罰世輕世重、言隨時也、夫三代風純而事簡。故罕蹈刑辟。季末俗巧而務殷。故動陷憲網若三千行於叔世、必省踊貴之尤、此五帝不相循法、肉刑不可悉復者也、漢文發仁惻之意、傷自新之路、莫由、革古創制、號稱刑厝、然名輕而實重反更

傷民故孝景嗣位輕之以緩緩而民慢又不禁邪期于刑罰之中所以見美在昔歷代詳論而未獲厥中者也兵荒後羅法更多棄市之刑本斬右趾漢文一謬承而弗革所以前賢悵恨議之而未辯鍾繇陳羣之意雖小有不同而欲右趾代棄市若從其言則所活者衆矣降死之生誠爲輕法然人情慎顯而輕昧忽遠而驚近是以盤盂有銘韋弦作佩況在小人尤其所惑或目所不覩則忽而不戒目陳于前則驚心焉轉由此言之重之不必不傷輕之不必不懼而可

以全其性命。蕃其產育。仁既濟物。功亦益衆。又今之所患。遁逃為先。屢叛不革。逃身靡所。亦以肅戒未犯永絕惡原。至於餘條、宜依舊制。豈曰允中、貴獻管穴。

袁豹字士蔚陳郡人湛弟好學博文多覽典籍

大田議　豹遷劉毅撫軍諮議參軍領記室毅時建議大田豹上議

國因民以爲本民資食以爲天脩其業則教興崇其本則末理實爲治之要道致化之所階也不敦其本則末業滋章饑寒交湊則廉恥不立當今接篡僞之末値凶荒之餘爭源既開彫薄彌啓榮利蕩其正性賦斂罄其所資良疇無側趾之耦比屋有困餒之患中間多故日不暇給自卷甲郤馬甫一二年積弊之黎難用克振實仁懷之所矜恤明教之所爰發也然

斯業不脩、有自來矣、司牧之官、莫或爲務、俗吏庸近、循常科、依勸督之故典、迷民情之屢變、譬猶脩隄以防川、忘淵丘之改易、膠柱於昔弦、忽宮商之乖調、徒有考課之條、而無毫分之益、不悟清流在於澄源、止輪由乎高閡、患生於本、治之於末故也、夫設位以崇賢、疏爵以命士、上量能以審官、不取人於浮譽、則比周道息、游者言歸、游子旣歸、則南畝闢矣、分職以任務、置吏以周役、職不以無任立、吏必以非用省、冗散者廢則萊荒墾矣、器以應用、商以通財、剃以[illegible]之

巧。乘難得之貨則彫僞者賤。穀稼重矣。耕耨勤悴。力殷收寡。工商逸豫。用淺利深。增賈販之稅。薄疇畝之賦。則末技抑而田畯喜矣。居位無儀從之徒。在野靡兼并之黨。給賜非可恩致。力欲不入私門。則游食者反本。肆勤自勸。游食省而肆勤衆。則東作繁矣。容勿者甄異。怠慢者顯罰。明勸課之令。峻糾違之官。則嬾惰無所容。力田有所望。力者欣而惰者懼。則穡人勸矣。凡此數事。亦務田之端趣也。莅之以清心。鎮之以無欲。勗之以無倦。翼之以廉謹。舍日計之小成。期遠

致於莫歲。則澆薄自淳。心化有漸矣。

此晉末初宋之文猶有夷曠之遺過此日尋於讐匹矣

孝武帝

檄京邑 劭弒太祖世祖及諸方鎮並舉義兵檄京邑

夫運不常隆，代有莫大之釁，爰自上葉，或因多難以成福，或階昏虐以兆亂，咸由君臣義合，理悖恩離，故堅冰之遘，每鍾澆末，未有以道御世，教化明厚，而當梟鏡反噬，難發天屬者也。先帝聖德在位，功格區宇，明照萬國，道洽無垠，風之所被，荒隅變識，仁之所動，木石開心，而賊劭乘藉冢嫡，夙蒙寵樹，正位東朝，禮絕君后，凶慢之情，發於齠齔，猜忍之心，成於幾立，賊

濟險躁無行、自幼而長、交相倚附、共逞奸回、先旨以王室不造、家難亟結、故含蔽容隱、不彰其釁、訓誘啓告、冀能革音、何悟狂慝不悛、同惡相濟、肇亂巫蠱、終行弒逆、聖躬離荼毒之痛。社稷有翦墜之哀。四海崩心。人神泣血。生民以來。未聞斯禍。奉諱驚號、肝腦塗地、煩寃腷臆、容身無所、大將軍諸王幽閉窮省、存亡未測、徐僕射、江尚書、袁左率、皆當世標秀。一時忠貞或正色立朝、或聞逆弗順。並橫分階闥。懸首都市。宗黨夷滅。豈伊一姓。禍毒所流。未知其極。昔周道告難

齊晉勤王、漢曆中圮、虗牟立節、異姓未屬、猶或亡軀、
況幕府職同昔人、義兼臣子、所以枕戈嘗膽、苟全視
息、志梟元凶、少雪仇耻、今命冠軍將軍領諮議中直
兵柳元景寧朔將軍領中直兵馬文恭等統勁卒三
萬風馳徑造石頭分趣白下輔國將軍領諮議中直
兵宗慤等勒甲楯二萬征虜將軍領司馬武昌內史
沈慶之等領壯勇五萬楫尋就路支軍別統或焚舟
破釜、步自姑熟、或迅檝蕪湖入據雲陽、凡此諸師、皆
英果權奇智畧深贍名震中土勳暢遐疆幕府親董

精悍一十餘萬、授律枕戈、駱驛繼邁、司徒叡哲淵謨、赫然震發、徵甲八州、電起荆郢、冠軍將軍臧質、忠烈協舉、靁動漢陰、冠軍將軍朱修之、誠節亮款、悉力請奮、荆鄙百萬、稍次近塗、蜀漢之卒、續已出境、又安東將軍誕、平西將軍遵考、前撫軍將軍蕭思話、征虜將軍魯爽、前寧朔將軍王玄謨、並密信俱到、不謀同期、傳檄三吳、馳軍宗邑、遠近俱發、揚於萬里、樓艦騰川、則滄江霧咽、銳甲赴野、則林薄摧根、謀臣智士、雄夫毅卒、畜志須時、懷憤待用、先聖靈澤。結在民心。逆顛

大數、冥發天理無爻之國。天下無之。羽檄既馳、華夷響會、以此衆戰、誰能抗禦、以此義動、何往不捷、況逆醜無親、人鬼所背、計其同惡、不盈一旅、崇極羣小、是與比周、哲人君子、必加積忌、傾海注螢、頹山壓卵、商周之勢、曾何足云、諸君或奕世貞賢、身缺皇渥、或勲烈肺腑、休否攸同。拘逼凶勢。俛眉寇手。含憤茹□不可為心。大軍近次。威聲已接、便宜因變立功。洗雪滓累。若事有不獲。能背逆歸順。亦其次也。如有守迷遂往。黨一凶類。刑茲無赦。戮及五宗。賞罰之科。信如日

月。原火一燎、異物同灰、幸求多福、無貽後悔、書到宣告、咸使聞知、

宋氏君世、干戈屢動、君臣相擬、惟務侈文、前後錄襲、如出一手、此舉近正、存以概餘、

范曄字蔚宗順陽人博涉經史善爲文章能曉
隸書音律與孔熙先謝綜有逆謀同伏誅

獄中與甥姪書曄自序並實故存之

吾狂舋覆滅豈復可言汝等皆當以罪人棄之然平
生行己在懷猶應可尋至於能不意中所解汝等或
不悉知吾少嬾學問晚成人年三十許政始有向耳
自爾以來轉爲心化推老將至者亦當未已也往往
有微解言乃不能自盡爲性不尋注書心氣惡小苦
思便憤悶口機又不調利以此無談功至於所通解
處皆自得之於胷懷耳文章轉進但才少思難所以

每於操筆、其所成篇殆無全稱者、常恥作文士、文患其事盡於形、情急於藻、義牽其旨、韻移其意、雖有能者、大較多不免此累、政可類工巧圖繢、竟無得也、常謂情志所託、故當以意爲主、以文傳意、以意爲主、則其旨必見、以文傳意、則其詞不流、然後抽其芬芳、振其金石耳、此中情性旨趣、千條百品、屈曲有成理、自謂頗識其數、嘗謂人言、多不能賞、意或異故也、性別宮商、識清濁、斯自然也、觀古今文人、多不全也、此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從根本中來、言之皆有實證、非

為空談年少中謝莊最有其分手筆差易文不拘韻故也吾思乃無定方特能濟難適輕重所禀之分猶當謂盡但多公家之言少於事外遠致以此為恨亦由無意於文名故也本未關史書政恒覺其不可解耳既造後漢轉得統緒詳觀古今著述及評論殆少可意者班氏最有高名既任情無例不可甲乙辨後贊於理近無所得唯志可推耳博贍不可及之整理未必愧也吾雜傳論皆有精意深旨既有裁味故約其詞句至於循吏以下及六夷諸序論筆勢縱放實

天下之奇作其中合者往往不減過秦篇嘗共比方班氏所作非但不愧之而已欲徧作諸志前漢所有者悉令備雖事不必多且使見文得盡又欲因事就卷内發論以正一代得失意復未果贊自是吾文之傑思殆無一字空設奇變不窮同含異體乃自不知所以稱之此書行故應有賞音者紀傳例爲舉其大略耳諸細意甚多自古體大而思精未有此也恐世人不能盡之多貴古賤今所以稱情狂言耳吾於音樂聽功不及自揮但所精非雅聲爲可恨然至於一

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舉於馬班之外自出機杼論序推情測理往往超絕沈約竭力覃思徒得其恒似耳

絕處亦復何異邪其中體趣言之不盡弦外之意虛
響之音不知所從而來雖少許處而旨態無極亦嘗
以授人士庶中未有一豪似者此永不傳矣吾書雖
小小有意筆勢不快餘竟不成就每愧此名
擧於馬班之外自出機杼論序推情測理往往旋
沈約遒力覃思求得其直似耳

王微字景玄琅邪人太保弘弟子少好學無不通覽善屬文能書畫兼解音律醫方陰陽術數年十六州舉秀才不就素無宦情元嘉二十年卒時年二十九

與從弟僧綽書 江湛舉微為吏部郎微與湛書曰其舉可陋其事不經微既為始與王府吏數相存慰微答牋書為文古甚頗抑揚袁淑見之謂為訴屈因此又與僧綽書

吾雖無人鑒要是早知弟每共宴語前言何嘗不以止足為貴且持盈畏滿自是家門舊風何為一旦落漠至此當局苦迷將不然也詎容都不先聞或可不知耳衣冠胄胤如吾者甚多才能固不足道唯不傾側溢詐士頗以此容之至於規矩細行難可詳料疹

疾日滋，縱恣益甚，人道所貴，廢不復脩，幸值聖明兼容，置之教外，且舊恩所及，每蒙寬假，吾亦自揆疾疹重侵，難復支振，民生安樂之事，心死久矣，所以解日偷存，盡於大布糲粟半夕安寢便以自度，血氣盈虛，

闕復稍道長以大散爲和羹，弟爲不見之邪，疾廢居然，且事一已上，不足敗俗傷化，下不至毀辱家門，泊爾尸居，無方待化，凡此二三，皆是事實，吾與弟書，不得家中相欺也，州陵此舉，爲無所因，反覆思之，了不能解，豈見吾近者諸牋邪，良可怪笑，吾少學作文，又

晚節如小進使君公欲民不偷每加存飭訓誘尊貴
不厭敬恭且文詞不怨思抑揚則流澹無味文好古
貴能連類可悲一往視之如似多意當見居非求志
清論所排便是通辭訴屈邪爾者眞可謂眞素寡矣
其數且見客小防自來盈門亦不煩獨舉吉也此輩
乃云語勢所至非其要也第無懷居今地萬物初不
以相非然會器齊虛實宜書紳令三署六府之人誰
表裏此內儻疑爺豫有力於素論何如哉則吾長疕
不死終誤盛壯也江不過疆吹拂吾云是巖穴人巖

穴人情所高吾得當此則鷄鶩變作鳳皇何為干飾
廉隅秩秩見於面目所惜者大耳諸舍閣門皆蒙時
私此既未易陳道故常因舍聲不言至兄弟尤為叨
竊臨海頻煩二郡謙亦越進清階吾高枕家巷遂至
中書郎此足以闔棺矣又前年優旨自弟所宣雖夏
后撫辜人周宣及鰥寡不足過也語皆循檢校迹不
為虛飾也作人不阿諛無緣頭髮見白稍學諧詐且
吾何以為足不能行自不得出戶頭不耐風故不可
抗貞家本貧餒至於惡衣蔬食設使盜跖居此亦不

能兩展其足。妄意珍藏也。正令選官設作此舉。於吾亦無劍戟之傷。所以懃懃畏人之多言也。管子晉賢。乃關人主之輕重。此何容易哉。州陵亦自言視明聽聰而返匪匪飾吾何辯致而下英俊、夫奇士必龍居深藏、與蛙蝦爲伍、放勳其猶難之、林宗輩不足識也、似不肯睠睠奉歲記、彫琢獻文章居家近市廛、親戚滿城府、吾猶自知袁陽源輩、當乎此不、飾詐之與直、獨兩不關吾心、又何所耿介、弟自宜以解塞羣賢矣、兼悉怒此言、自爾家、任兄故能也、日日望弟來、屬病

終不起、何意向與涯書、粗布胸心、無人可寫、此面乃具與弟書便覺成本、以當半日相見、吾旣惡勞、不得多語、樞機幸非所長、相見亦不勝讀此書也、

徵高志擬中散文字奇曠竟亦莫儔

傅亮字季友北地人博涉經史尤善文詞桓玄篡位選爲秘書郎永初元以佐命功封公轉中書令高祖不豫受顧命少帝廢亮率行臺至江陵奉迎太祖

演愼論 亮見世路屯險著論名曰演愼

大道有言、愼終如始、則無敗事矣、易曰、括囊無咎、愼不害也、又曰、籍之用茅、何咎之有、愼之至也、文王小心、大雅詠其多福、仲由好勇、馮河貽其苦箴、虞書著愼身之譽、周廟銘陛坐之側、因斯以談、所以保身全德、其莫尚於愼乎、夫四道好謙、三材忌滿、祥萃虛室、鬼瞰高屋、豐屋有蔀家之災、鼎食無百年之貴、然而

銜欲厚生者、忽而不戒、知進忘退者、曾莫之懲、前車已摧、後鑾不息、乘危以庶安。行險而徼幸。於是有顛墜覆亾之禍、殘生夭命之釁、其故何哉、流溺忘反、而以身輕於物也、故昔之君子、同名爵於香餌、故傾危不及、思憂患而豫防、則鍼石無用、洪流壁於涓涓、合拱挫於纖蘖、介焉是式、色斯而舉、悟高鳥以風逝、鑒醴酒而投紱、夫豈敝著而後謀通。患結而後思復云爾而已哉。故詩曰、慎爾侯度、用戒不虞、言防萌也、夫單以營內喪表、張以治外失中、齊秦有守一之敗、偏

恃無兼濟之功冰炭滌於胸心巖墻絕於四體夫然故形神偕全表裏寧一營鬼內澄百骸外固邪氣不能襲憂患不能及然可以語至而言極矣夫以嵇子之抗心希古絕羈獨放五難之根既拔立生之道無累人患殆乎盡矣徒以忽防於鍾呂肆言於禹湯禍機發於豪端逸翮鎩於衆舉觀夫貽書良友則匹厚味於甘酖 闕八字 其懼患也若無變而棄奔其慎禍也猶履冰而臨谷或振褐高樓揭竿獨往或保約違豐安于卑位故漆園外楚忌在龜犧商

洛遲邅、畏此驅馬、平仲辭邑、殷鑒於崔慶張臨挹滿、灼戒乎桑霍、若君子覽兹二塗、則賢鄙之分既明、全喪之實又顯、非知之艱、愼之惟艱、愼也者、言行之樞管乎、夫據圖揮力、愚夫弗爲、臨淵登峭、莫不惴慄、何則、害交故慮篤、患切而懼深、故詩曰、不敢暴虎、不敢馮河、愼微之謂也、故庖子涉族、怵然爲戒、差之一毫、弊猶如此、况乎觸害犯機、自投死地、禍福之具、內充外斥、陵九折於邛僰、泛衝波於呂粱、傾側成於俄頃、性命哀而莫救、嗚呼嗚呼、故語有之曰、誠能愼之福

之根也曰是何傷禍之門爾言慎而已矣

事兩篡主廢殺一帝一王以此言慎或未然矣

鮑照字明遠東海人文辭贍逸世祖以照爲中書舍人上好爲文章自謂物莫能及照悟其旨爲文多鄙言累句當時咸謂照才盡實不然也

河清頌序 元嘉中河濟俱清當時以爲美瑞照爲河清頌其序甚工

臣聞善談天者必徵象於人工言古者先考績於今鴻儀以降遐哉邈乎鏤山岳彫篆素昭德策勲可謂多矣而史編唐堯之功載格於上下樂登文王之操稱於昭于天素狐玄玉聿彰符命朴牛大螾爰定祥曆魚鳥動色禾雉興讓皆物不盈眥而美溢金石詩人於是不作頌聲爲之而寢庸非惑歟自我皇宋之

承天命也仰符應龍之精俯協河龜之靈君圖帝寶粲爛瑰英固業光曩代事華前德矣聖上天飛踐極迄玆二十四載道化周流玄澤汪濊地平天成上下合熙文同軌通表裏禔福燿德中區黎庶知讓觀英遐表夷貊懷惠鄰勤秩禮罷露臺之金紓國振民傾鉅橋之粟約違迫脅奢去泰甚燕無留飲畋不盤樂物色異人優游據正顯不失心幽無怨氣精爍日月事洞天情故不勞杖斧之臣號令不嚴而自肅無辱小華之使靈怪不召而自彰萬里神行飆塵不起農

西野盧邊城、偃椅冀馬、南金塡委、內府馴象、西爵充
羅外圍、阿紈綦組之饒、衣覆宗國、漁鹽杞梓之利、傍
瞻荒遐、士民殷富、五陵既有懿德、宮宇宏麗、三川莫
之能比、閭閈有盈、歌次無絕、朱輪疊轍、華晃重肩、豈
徒世無窮人、民獲休息、朝呼韓罷酤鐵而已哉、是以
嘉祥累仍、福應尤盛、青丘之狐、丹穴之鳥、棲阿閣、遊
禁園、金芝九莖、木禾六刃、秀銅池、發膏畝、宜以協調
律呂、詡薦郊廟、煙霏霧集、不可勝紀、然而聖上猶昧
旦夙興、若有望而未至、闓規遠圖、如有追而莫及、神

明之貺推而弗居也是以琬碑鏐檢盛典蕪而不治朝神省方大化抑而未許崇文協律之士蘊儛頌於外坐朝陪宴之臣懷揄揚於內三靈佇聰九壤注心旣有日矣歲宮乾維月躔蒼陸長河巨濟異源同淸澄波萬壑潔瀾千里斯誠曠世偉觀昭啓皇明者也語曰影從表瑞從德此其效焉宣尼稱鳳鳥不至河不出圖傳曰俟河之淸人壽幾何皆傳不可見也然則古人所不見者今殫見之矣孟軻曰千載一聖是旦暮也豈不大哉夫四皇六帝樹聲長世大寶也澤

淩羣生國富刑清鴻德也制禮裁樂俘風遷俗文教也殊華逋羯束顙絳闕武功也鳴鳥躍魚滌穢河渠至祥也大寳鴻德文教武功其崇如此幽明協贊民祇與能厥應如彼唯天為大堯實則之皇哉唐哉曙與為讓抑又聞之勢之所覃者淺則美之所傳者近道之所感者深則慶之所流者遠是以豐功韙命潤色縢策盛德形容藻被歌頌察之上代則奚斯吉甫之徒鳴玉鑾於前視之中古則相如王褒之屬施金羈於後絕景揚光清埃繼路班固稱漢成之世奏御

者千有餘篇文章之盛與三代同風由是言之斯道臣子舊職國家通義不可輟也臣雖不敏寧不勉乎如此之詞當漢之盛可屬下中在當其時便居上駟矣文章降升豈不以時哉

禮志序一

古者天子巡狩之禮、布在方策、至秦漢巡幸、或以厭望氣之祥、或以希神仙之應、煩擾之役、多非舊典、唯後漢諸帝、頗有古禮焉、魏文帝值參分初創、方隅事多、皇輿亟動、畧無寧歲、蓋應時之務、又非舊章也、明帝凡三東巡、所過存問高年、恤人疾苦、或賜穀帛、有古巡幸之風焉、齊王正始元年、巡洛陽、賜高年力田各有差、晉武帝太始四年、詔刺史二千石長吏曰、古

古之王者、以歲時巡狩方嶽、其次則二伯述職、不然則行人巡省。撣人誦志。故雖幽遐側微。心無擁隔。人情上通。上指遠諭。至于鰥寡。罔不得所。用垂風遺烈。休聲猶存。朕在位累載、如臨深泉、夙興夕惕、明發不寐、坐而待旦、思四方水旱災眚、爲之怛然、勤躬約已、欲令事事當宜、常恐衆吏用情、誠心未著、萬機兼猥、慮有不周、政刑失謬、而弗獲備覽、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惟歲之不易、未遑卜征巡省之事、人之未乂、其何以恤之、今使使持節侍中副給事黃門侍郎銜命四

已周行天下親見刺史二千石長吏申喻朕心懇誠至意訪求得失損益諸宜觀省政治問人間患苦周典有之曰其萬人利害為一書其禮俗政事教治刑禁之逆順為一書其悖逆暴亂作慝犯令為一書其札喪凶荒厄貧為一書其康樂和親安平為一書每國辨異之以反命于王以周知天下之故斯舊章前訓令率由之還具條奏俾朕昭然鑒于幽遠若親行焉大夫君子其各悉乃心各敬乃事嘉謀令圖苦言至戒與使者盡之無所隱諱方將虛心以俟其勉哉

冕之、稱朕意焉、摯虞新禮議曰、魏氏無巡狩故事、新禮則巡狩方岳、柴望告至、設壝宮、如禮、諸侯之覲者擯及執贄、皆如朝儀、而不建其旗、臣虞案覲禮諸侯覲天子、各建其旗章、所以殊爵命、示等威、詩稱君子至止、言觀其旂、宜定新禮、建旗如舊禮、然終晉世巡狩廢矣、

用咸文作序論始於班史之載過秦

宋書序

禮志序

夫有國有家者、禮儀之用尚矣、然而歷代損益、每有不同、非務相改、隨時之宜故也、漢文以人情季薄、國喪革三年之紀、光武以中興崇儉、七廟有共堂之制、魏祖以侈惑宜矯、終斂去襲稱之數、晉武以丘郊不異、二至幷南北之祀、互相即襲、以訖于今、豈三代之典、不存哉、取其應時之變而已、且閔子譏古禮、退而致事、叔孫創漢制、化流後昆、由此言之、任己而不師

古秦氏以之致亡師古而不適用王莽所以身滅然則漢魏以來各揆古今之中以通一代之儀司馬彪集後漢衆注以爲禮儀志校其行事已與前漢頗不同矣况三國鼎峙歷晉至宋時代移改各隨事立自漢末剝亂舊章乖弛魏初則王粲衞覬典定衆儀蜀朝則孟光許慈創理制度晉始則荀顗鄭沖詳定晉禮江左則荀崧刁協緝理乖紊其間名儒通學諸所論叙往往新出非可悉載今抄魏氏以後經國誕章以備此志云

孝義傳序

易曰、立人之道、曰仁與義、夫仁義者、合君親之至理、實忠孝之所資、雖義發因心、情非外感、然企及之旨聖哲詒言、至於風漓化薄、禮違道喪、忠不樹國、孝亦愆家、而一世之民、權利相引、仕以勢招、榮非行立、乏翱翔之感、棄舍生之分、霜露未改、大痛已忘於心、名節不變、戎車遽爲其首、斯並軌訓之理未弘、汲引之塗多闕、若夫情發於天、行成乎已、捐軀舍命、濟主安

親雖乖理闇主匪由勸賞而宰世之人曾微誘激乃至事隱閭閻無聞視聽故可以昭被圖篆百不一焉今采綴湮落以備闕文云爾

隱逸傳序

易曰、天地閉、賢人隱、又曰、遯世無悶、又曰、高尚其事、又曰、幽人貞吉、論語作者七人、表以逸民之稱、又曰、子路遇荷蓧丈人、孔子曰、隱者也、又曰、賢者避地、其次避古、又曰、虞仲夷逸、隱居放言、品目參差、稱謂非一、請試言之、夫隱之爲言、迹不外見。道不可知之謂也。若夫千載寂寥。聖人不出。則大賢自晦。降夷凡品。止於全身遠害。非必穴處巖栖。雖藏往得二、鄰亞宗

極、而舉世莫窺、萬物不覩、若此人者、豈肯洗耳潁濱、皦皦然顯出俗之志乎、遯世避言、即賢人也、夫何適非世、而有避世之因、固知義惟晦道、非曰藏身、至於巢父之名、即是見稱之號、號曰裘公、由有可傳之迹、此蓋荷蓧之隱、而非賢人之隱也、賢人之隱、義深於自晦、荷蓧之隱、事止於違人、論亦旣殊、原心亦異也、身與運閉、無可知之情、雞黍宿賓、示高世之美、運閉故隱、爲隱之跡不見、違人故隱、用致隱者之目、身隱故稱隱者、道隱故曰賢人、或曰、隱者之異乎隱、旣聞

其說、賢者之同於賢、未知所異、應之曰、隱身之於晦道、名同而義殊、賢人之於賢者、事窮於亞聖、以此爲言、如或可辨、若乃高尚之與作者、三避之與幽人、及逸民隱居、皆獨往之稱、雖復漢陰之氏不傳、河上之名不顯、莫不激貪厲俗、秉自異之姿、猶負揭日月、鳴建鼓而趨也、陳郡袁淑集古來無名高士、以爲眞隱傳、格以斯談、去眞遠矣、賢人在世、事不可誣、今爲隱逸篇、虛置賢隱之位、其餘夷心俗表者、蓋逸而非隱

宋書　論

孝武帝紀論

史臣曰役巳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巳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桀紂之行也。觀大明之世。其將盡民命乎。雖有周公之才之美。亦終之以亂何益哉。

明帝紀論

史臣曰、聖人立法垂制。所以必稱先王。葢由遺訓餘風。足以貽之來世也。太祖負扆南面。實有君人之懿焉。經國之義雖弘。而隆家之道。不足。彭城王照不窺古本無卓爾之姿。徒見昆弟之義。未識君臣之禮。冀以此家情行之國道。主猜而猶犯。恩薄而未悟。致以呵訓之微行。遂成滅親之大禍。開端樹隙。垂之後人雖天倫之重。義殊凡歲。而中人以下。情由恩變。至於

易衣而出。分苦而食。與夫別宮異門。形疏事隔者。宜有降矣。太宗因易隙之情。據巳行之典。剪落洪枝。顧不待慮旣而本根無庇。幼主孤立。神器以勢弱傾移靈命隨樂推回改。斯蓋履霜有漸。冰堅自至。所從來遠也

休文之作竭力追踪欲步范曄至其佳處亦往往近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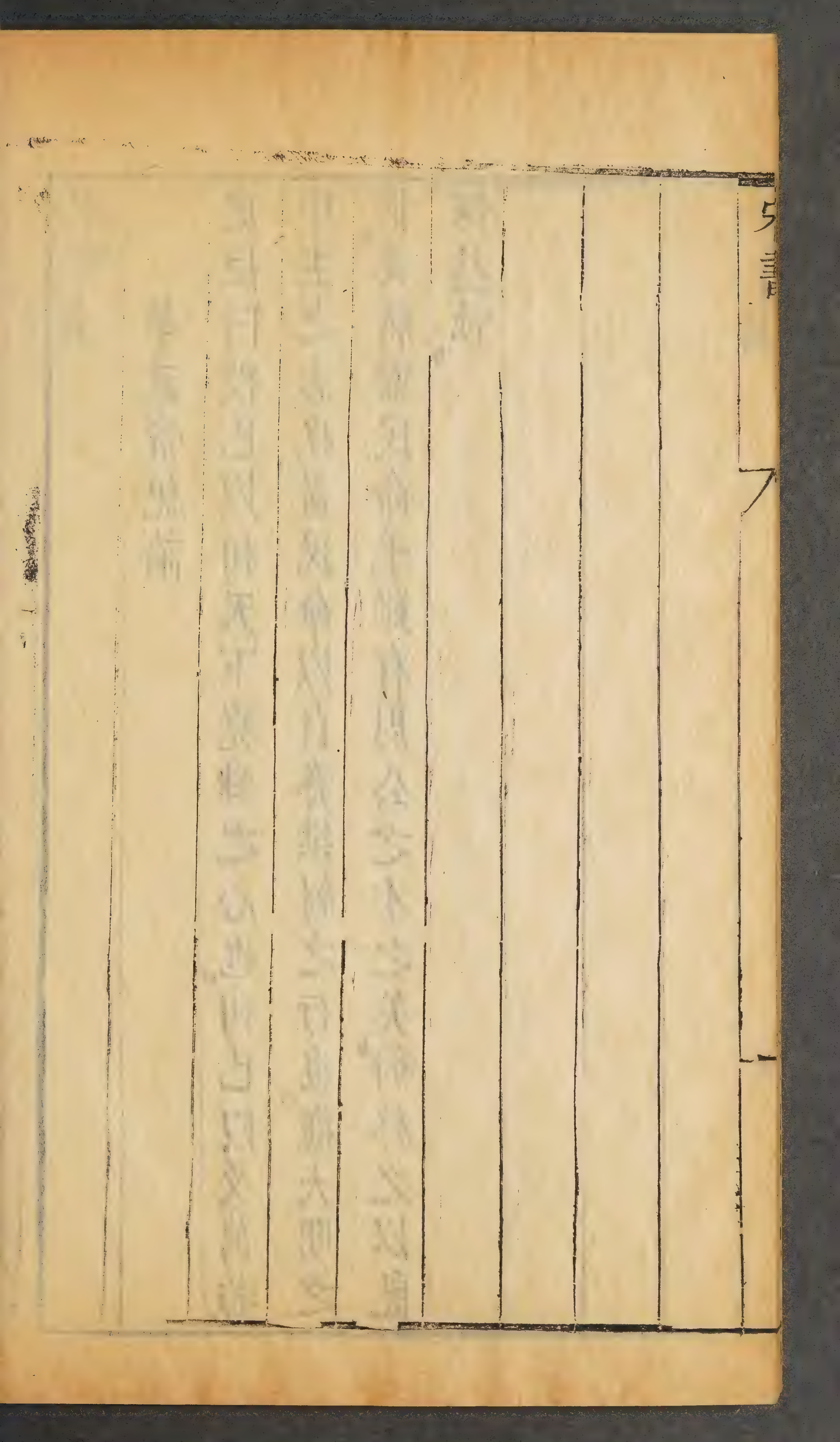
宋書論

禮志論

史臣曰、聞樂不怡、故申情於遏密、至於諒闇奪服、慮政事之荒廢、是以秉權通以設變、量輕重而降屈、若夫奏音之與寢聲、非有損益於機務、縱復回疑於兩端、固宜緣恩而從戚矣。宋世國有故、廟祠皆懸而不樂、

孝武帝紀論

史臣曰。役己以利天下。堯舜之心也。利己以及萬物。中主之志也。盡民命以自養。桀紂之行也。觀大明之世。其將盡民命乎。雖有周公之才之美。猶終之以亂。何益哉。



後廢帝紀論

史臣曰喪國亾家之王雖適末同途發軫或異也前廢帝卑遊褻幸皆龍駕帝飾傳警清路蒼梧王則藏璽懷紱魚服忘反危冠短服匹馬孤征至於殞身覆祚其理若一嬉夏之隆質文異尚亾國之道其亦然乎

宋書論

謝晦傳論

史臣曰謝晦坐璽封違謬遂免侍中斯有以見高祖之職治宰臣之稱職也夫弩力所施事行重轝左黜或用義止輕愆輕愆物之所輕重轝人之所重故斧鉞希行于世徽簡日用於朝雖貴臣細故不以任隆弛法至乎下肅上尊用此道也自太祖臨務茲典稍違綱以疏行法為恩息妨德害美抑此之由降及大明傾誠愈甚自非許竊深私陵犯密諱則左降之科

不行於權戚、若有身觸盛旨、釁非國刑、免書裁至、弔客固望其門矣、由是律無恒條、上多弛行、綱維不舉、而網目隨之、所以吉人防著在微、愼大由小、蓋爲此云、

宋書論

朱齡石 朱超石 毛修之 傅弘之傳論

史臣曰、三代之隆、畿服有品、東漸西被、無遺遐荒、及漢氏闢土、通譯四方、風教淺深、優劣已遠、晉室播遷、來宅揚越、關朔遙阻、隴汧遐荒、區甸分其內外、山河判其表裏、而羌戎雜合、久絕聲教、固宜待以荒服、羈縻而已也、若其懷道畏威、奉王受職、則通以書軌、班以王規、若負其岨遠、屈彊邊垂、則距險閉關、禦其寇暴、桓溫一世英人。志移晉鼎。自非兵屈西湖、戰衄枋

頭則光宅之運中季旡集高祖無周世累仁之基欲力征以君四海實須外積武功以收天下人望止欲挂旆龍門折衝冀趙跨功桓氏取高昔人地未闢於東晉威獨振於江南然後可以變國情愍民志撫歸運而膺寶策豈不知秦川不足供養百二難以傳後哉至舉咸陽而棄之非失筭也此四將藉歸衆難固之情已至於俱陷爲不幸矣

桓劉二氏並借外功以威内志惟事有勝敗故參有成否其情得矣中州之地帝圖王籙於是焉存

宋書論

王華傳論

史臣曰元嘉初誅滅宰相蓋王華孔甯子之力也彼羣公議雖往結恩實今疎而任即曩權意非昔主居上六之窮爻當來寵之要轍顛覆所基非待他釁況於廢殺之重其隙易乘乎夫殺人而取其璧不知在巳與累傾物而移其寵不忌自我難恃若二子永年亦未知來禍所止也有能解彼而悟此則所望於來哲

語言之出可以永思惟理趣不窮也如此故是畢

之後勁

謝靈運陳郡人祖玄靈運少好學文章之美江左莫逮性豪奢車服鮮麗衣裳器物多改舊制世共宗之咸稱謝康樂也

山居賦序 靈運移籍會稽修營別業傍山帶江盡幽居之美作山居賦并自注以言其事

古巢居穴處曰巖棲棟宇居山曰山居在林野曰丘園在郊郭曰城傍四者不同可以理推言心也黃屋實不殊於汾陽郎事也山居良有異乎市廛抱疾就閑順從性情敢率所樂而以作賦楊子雲云詩人之賦麗以則文體宜兼以成其美今所賦既非京都宮

觀遊獵聲色之盛而叙山野草木水石穀稼之事才之昔人心放俗外詠於文則可勉而就之求麗邈以遠矣覽者廢張左之艷辭尋臺皓之深意去飾取素儻値其心耳意實言表而書不盡遺迹索意託之有賞

康樂在朝構扇同異執政患苦出之永嘉山水之好非其情也至於凶悖屢著流頓不悛死而無悔豈以代爲晉臣欲爲所爲如所謂子房奮魯連耻者坎凜失志以至斯耶

謝靈運傳論

史臣曰、民禀天地之靈、含五常之德、剛柔迭用、喜慍分情、夫志動於中、則歌詠外發、六義所因、四始攸繫、升降謳謠、紛披風什、雖虞夏以遺文不覩、禀氣懷靈、理無或異、然則歌咏所興、宜自生民始也、周室既衰、風流彌著、屈平宋玉導清源於前、賈誼相如振芳塵於後、英辭潤金石、高義薄雲天、自兹以降、情志愈廣、王褒劉向揚班崔蔡之徒、異軌同奔、遞相師祖、雖清

辭麗曲時發乎篇而蕪音累氣固亦多矣若夫平子艷發文以情變絕唱高蹤久無嗣響至于建安曹氏基命二祖陳王咸蓄盛藻甫乃以情緯文以文被質自漢至魏四百餘年辭人才子文體三變相如巧爲形似之言班固長於情理之說子建仲宣以氣質爲體並標能擅美獨映當時是以一世之士各相慕習原其飈流所始莫不同祖風騷徒以賞好異情故意製相詭降及元康潘陸特秀律異班賈體變曹王縟旨星稠繁文綺合綴平臺之逸響採南皮之高韻遺

風餘烈事極江左有晉中興玄風獨振爲學窮於柱下博物止乎七篇馳騁文辭義單乎此自建武暨乎義熙歷載將百雖綴響聯辭波屬雲委莫不寄言上德託意玄珠遒麗之辭無聞焉爾仲文始革孫許之風叔源大變太元之氣爰逮宋氏顏謝同聲靈運之興會標舉延年之體裁明密並方軌前秀垂範後昆若夫敷衽論心商榷前藻工拙之數如有可言夫五色相宣八音協暢由乎玄黃律呂各適物宜欲使宮羽相變低昂互節若前有浮聲則後須切響一簡之

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妙達此旨、始可言文、至於先士茂製、諷高歷賞、子建函京之作、仲宣覇岸之篇、子荊零雨之章、正長朔風之句、並直舉胷情、非傍詩史、正以音律調韻、取高前式、自騷人以來、此祕未覩、至於高言妙句、音韻天成、皆闇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謝顏、去之彌遠、世之知音者、有以得之、知此言之非謬、如曰不然、請待來哲、

豔盛綺麗、寂寞玄譚、斯固江左固疾、歷世不化者也

至謂泰川百二不知供養難以傳後有以見約之狃於偏安溺無遠識矣將縣淪沒既久聞見積成使之然乎亦可悲哉

南齊書　詔令　奏議　雜著　史論

雲間顧在觀觀生　吳興吳景先來許

許清徹介夫輯評　顧之華宗之參訂

句章陳　裕廣生　陳　祐天生

高帝諱道成字紹伯姓蕭氏漢相國何二十四世孫也宋明帝立爲右將軍明帝崩蒼梧王立桂陽王休範舉兵於尋陽太祖平之威名既重蒼梧王深相猜忌太祖密謀廢殺迎立順帝封十郡爲齊公進爵王宋帝禪位

建學詔　建元四年春正月

詔曰夫膠庠之典彝倫攸先所以招振才端啓發性

緒、弘宇黎氓、納之軌義、是故五禮之迹可傳、六樂之容不泯、朕自膺曆受圖、志闡經訓、且有司群僚、奏議咸集、葢以戎車時警、立教未宣、思樂泮宮、永言多慨、今關燧無虞、時和歲稔、遠邇同風、華夷慕義、便可式遵前准、修建敎學、精選儒官、廣延國胄、

齊高在位日淺、詔令未弘、史謂博涉經史、善屬文、亦竟如斯已

高帝

荅劉善明 建元　年　月劉善明建啓宣陽門表陳立明守宰賞罰立學較制齊禮廣開賓館以接荒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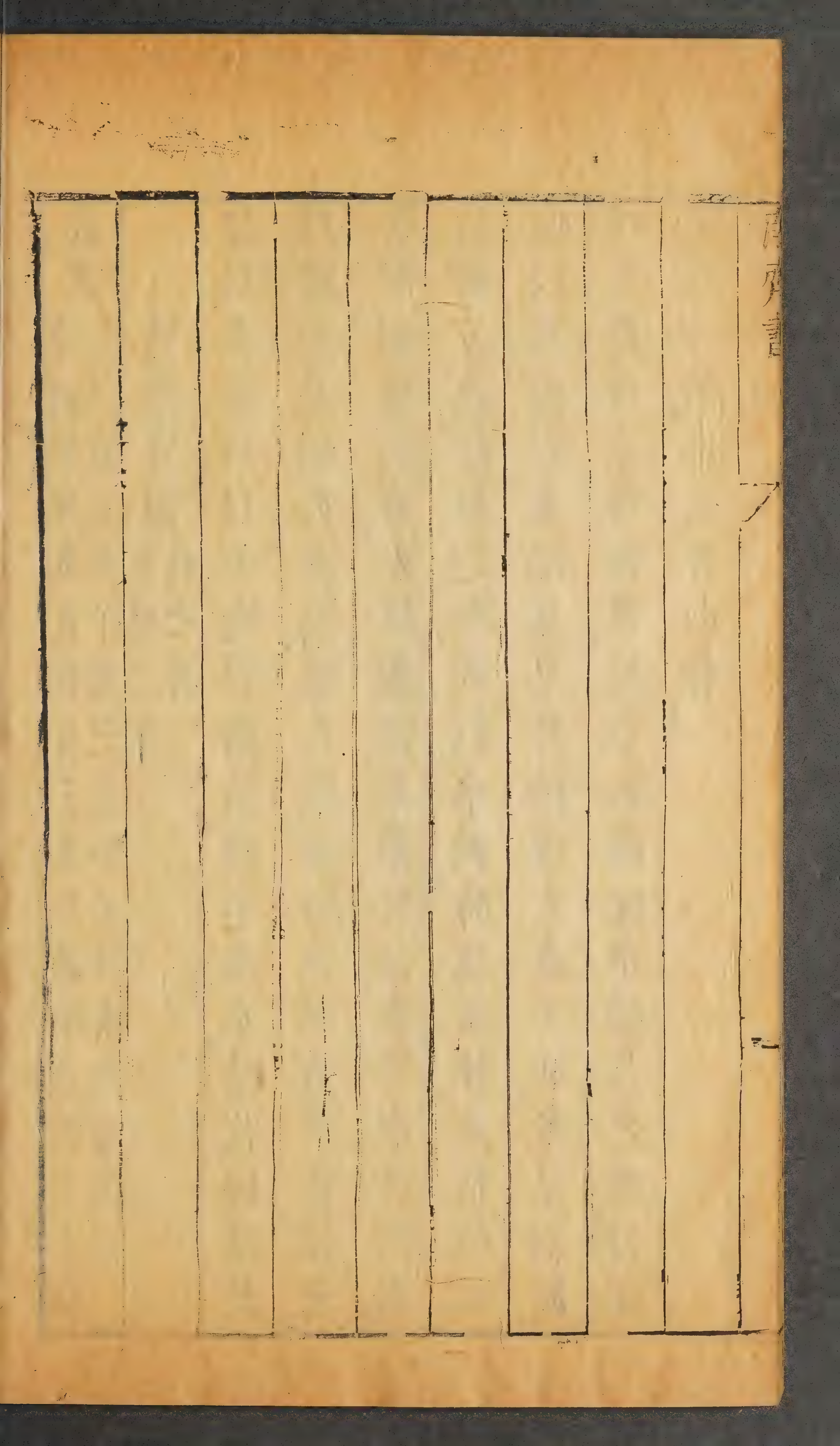
具卿忠讜之懷夫賞罰以懲守宰飾館以待遐荒皆古之善政吾所宜勉更撰新禮或非易制國學之美已敕公卿宣陽門今敕停寡德多闕思復有聞

劉善明

武帝諱賾字宣遠太祖長子生於建康清溪宅太祖即位為皇太子建元四年三月太祖崩即位

清溪宮詔 永明二年秋七月

詔曰夫樂所自生先哲垂誥禮不忘本積代同風是以漢光遲回於甬陽魏文殷勤於譙國清溪宮體天含暉則地栖寶光定靈源允集符命在昔期運初開經綸方遠締築之勞我則未暇時流事往永惟嚬咽朕以寡薄嗣奉鴻基思存締搆式表王迹考星創制揆日興功子來告畢規摹昭備宜申釁落之禮以暢感尉之懷可克日小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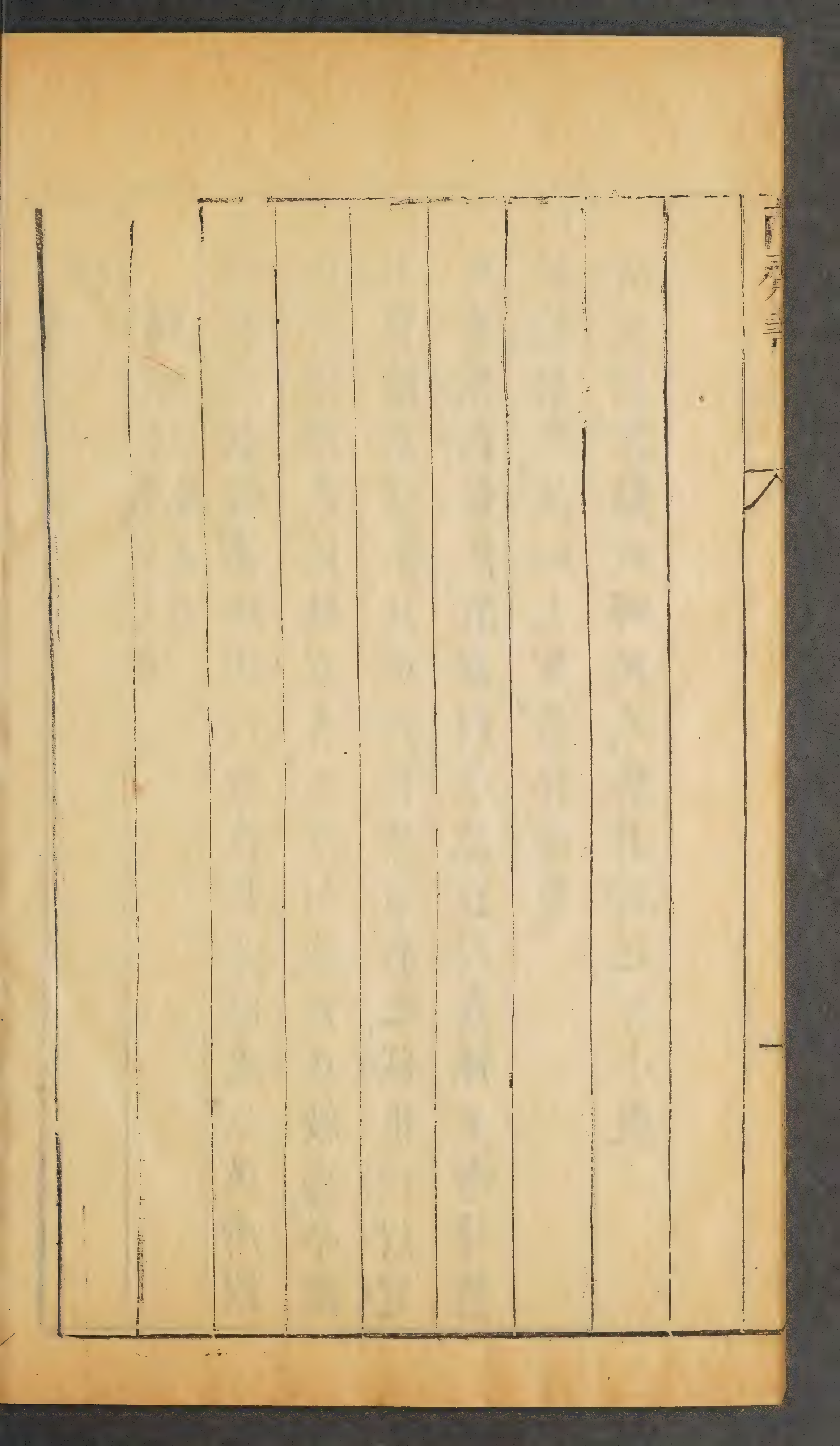


立節

蠲郵詔 永明七年春正月

詔曰春頒秋斂萬邦所以惟懷柔遠能邇兆民所以允殖郡縣宰邑因姓立名五瑞剖符戶口殷盛今產子不育雖炳常禁比聞所在猶或有之誠復禮以貧殺抑亦情由俗淡宜節以嚴威敦以惠澤主者尋舊制詳量附定蠲郵之宜務存優厚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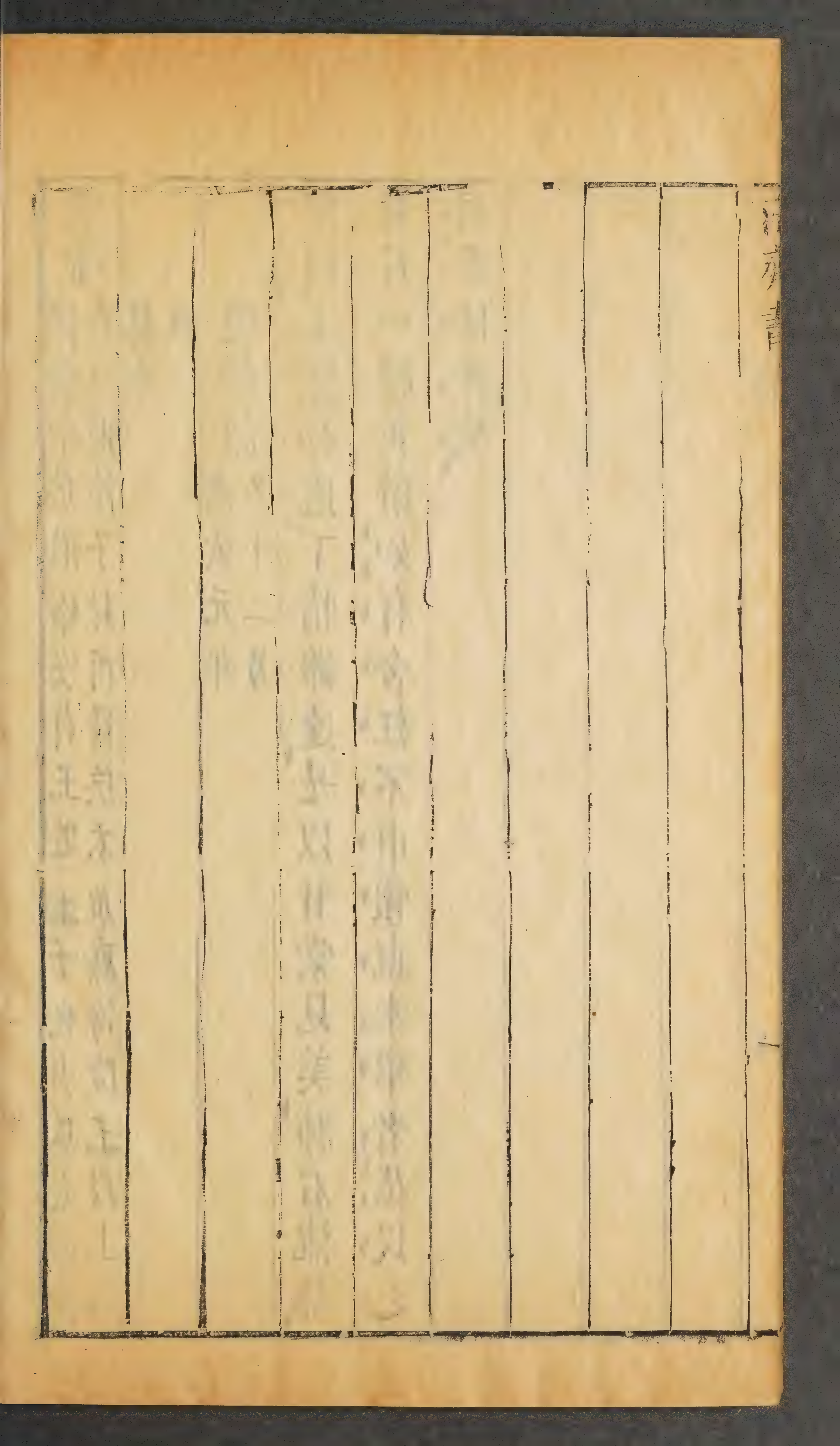
齊武嗣業勤政卹民人於其時迄可小康



明帝諱鸞字景栖始安貞王道生子也少孤太祖撫育恩過諸子封西昌侯太后廢海陵王以上入纂太祖

觀辭詔 建武元年冬十二月

詔曰上覽易遺下情難達是以甘棠見美肺石流詠自月一覽黃辭如有含枉不申懷直未舉者伍民之司並任厥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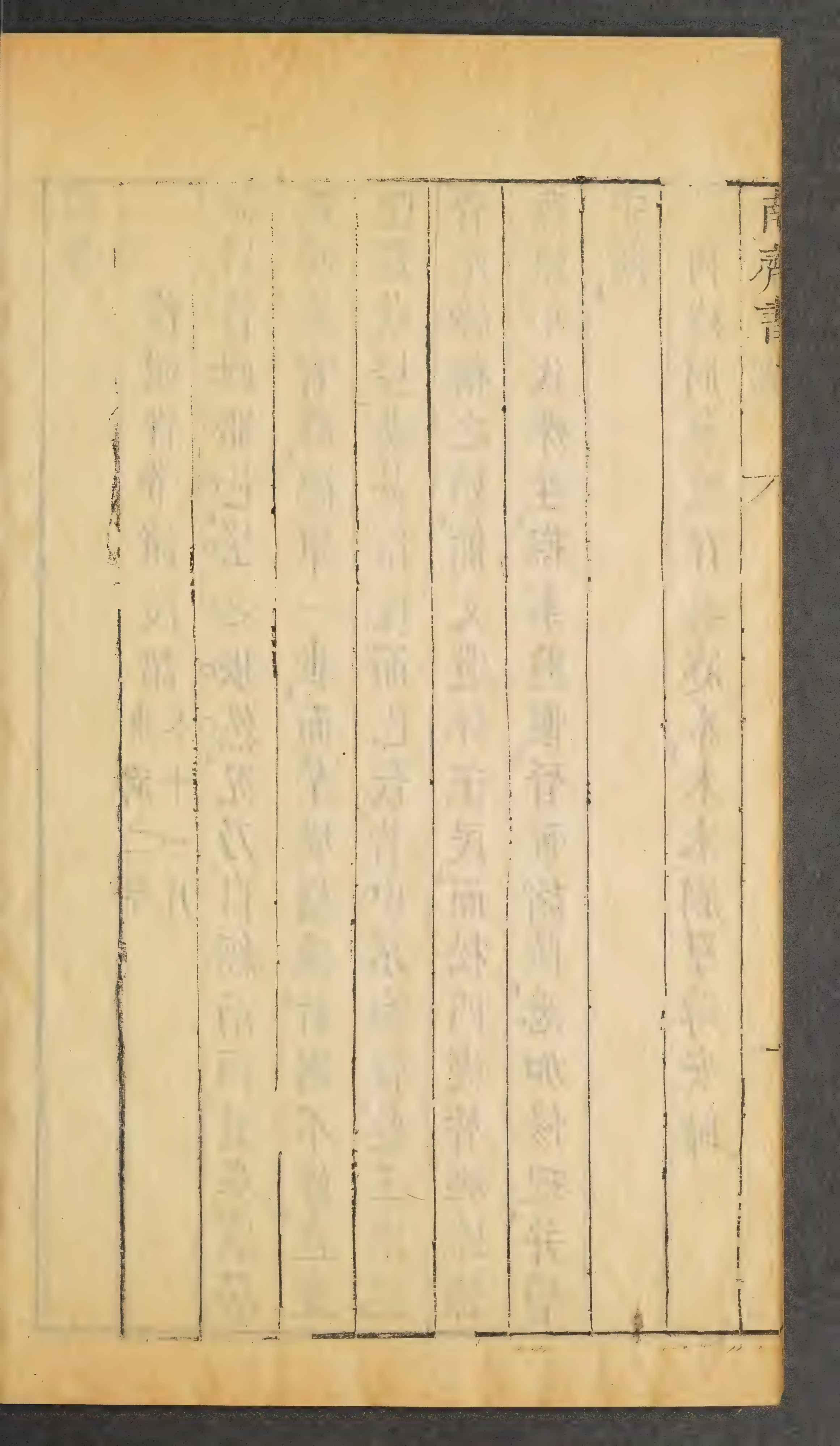


明帝

修理晉帝諸陵詔 建武二年冬十一月

詔曰舊國都邑望之悵然況乃自經南面負扆宸居式功濟當時德覃一世而塋壠積穢封樹不修豈直嗟深牧豎悲甚信陵而已哉昔中京淪覆鼎玉東遷晉元纘構之始簡文遺詠在民而松門夷替埏路榛蕪雖年代殊往撫事興懷晉帝諸陵悉加修理并增守衛

內殘同氣遠存與寢本末未測厚薄安歸



王儉字仲寶瑯邪人祖曇首父縉綽幼有神彩專心篤學袁粲言之宋明帝尚陽羨公主太祖爲太尉引爲長史恩禮隆密專見任用

求解選表

先是詔儉三日一還朝尚書令史出外諮事上以往日頻數復詔儉尚書下省月聽十日出外儉啓求解選不許七十乃上表

表曰臣比年辭選具簡天朝款言彰於侍接丹誠布於朝野物議不以爲非聖心未垂矜納臣聞知慧不如明時求之微躬實名斯義妄庸之人沈浮無取命偶休泰遂踐康衢秋葉辭條不假風飈之力太陽躋景無俟螢爝之暉晦往明來五德遞運聖不獨治八

元亮秉、臣逢其時、而叨其位、常總端右、亟管銓衡、事涉兩朝、歲綿一紀、盛年已老、孫孺巾冠、人物徂遷、逝者將半、三考無聞、九流寂寞、能官之詠、輟響於當時、大車之刺、方興於來日、若夫珥貂衣衮之貴、四輔六教之華、誠知匪服、職務差簡、端揆雖重、猶可勉勵、至於品藻之任、尤懼其阻、夙宵慶竭、屢試無庸、歲月之久、近世罕比、非唯悔吝在身、故乃惟塵及國、方今多士盈朝、群才競爽、選衆而授、古亦何人、冒陳微翰、必希天照、至敬無文、不敢煩黷、

褚淵王儉皆宋親暱爲齊元勳然儉之器量聞識實有過人齊氏父子以委仗特深也

王融字元長琅邪人祖僧達中書令僧達荅宋孝武云亡父亡祖司徒司空融少而神明警惠博涉有文才竟陵王子良特相友好世祖疾篤融戎服絳衫於中書省閤口斷東宮仗不得進欲立

太孫即位十

餘日收下獄

求自試啓 融父道琰廬陵內史融以父官不通弱年便欲紹興家業啓世祖求自試

啓曰臣聞春耕秋穫集候相悲露木風榮臨年共悅夫唯動植且或有心況在生靈而能無感臣自奉望

宮闕沐浴恩私拔迹庸虛參名盛列纓劒紫複趨步

丹墀歲時歸來誇榮邑里然無勲而官昔賢曾議不任而祿有識必譏臣所用懍慨憤懣不遑自晏誠以

深恩鮮報、聖主難逢、蒲柳先秋、光陰不待、貪及明時、展悉愚効、以酬陛下不世之仁、若微誠獲信、短才見序、文武吏法、唯所施用、夫君道含弘、臣術無隱、翕歸乃居中自見、克國曰莫若老臣、竊景所修、敢蹈輕節、以冐不媒之鄙、式罄奉公之誠、抑文唐堯在上不參二八、管夷吾恥之、臣亦恥之、願陛下裁覽、

江左建國仕惟門第王謝爲冠而金尤絕盛雖粤司台輔項背相隨乃夷身滅嗣踵武不絕不凡之畏獨彼之馳欲無顛躓何可得哉

王融

漢武北伐圖疏

永明末世祖欲北伐使毛惠秀畫漢武北伐圖使融掌其事融好功名因此上疏

疏曰臣聞情幡自中事符則感象構於始機動斯彰莊敬之道可宗會揖讓其彌肅勇烈之士足貴應聲舞以增思鼙植生民厥詳既緬降及興運維道有徵莫不有所因循而升皇業者也若夫膏腴既爾天乙知五方之富庻幣已列帝劉測四海之尊異封禪之文則升中之典攸鬯歎輿地之圖乃席卷之庸是立

伏惟陛下窮神盡聖、總極居中、偶化兩儀、均明二耀、拯玄綱於頹絕、反至道於澆淳、可謂區寓儀形、齊民先覺者也、臣亦遭逢、生此嘉運、鑿飲耕食、自幸唐年、而識用昏蠢、經術踈淺、將邁且軸。豈蕨與薇皇鑒燭幽、天高聽下。賞片言之或善。矜一物之失時、湔拂塵蒙、霑飾光價、拔足草廬、廁身朝序、復得拜賀歲時、瞻望日月、於臣心願、曾已畢矣、但千祀一逢、休明難再、思策鉛鶩、樂陳涓壒、竊習戰陣攻守之術、農桑牧藝之書、申商韓墨之權、伊周孔孟之道、常願待詔朱闕、

儕對青蒲請閒宴之私談當世之務位賤人微徒深傾欵方今九服清怡三靈和晏木有附枝輪無異轍東鞮獻舞南辮傳歌羌僰踰山秦屠越海舌象訉委體之懃輶譯厭贍巡之數固將開桂林于鳳山創金城於西守而蠢爾獯狄敢讐大邦假息關河竊命函谷淪故京之爽塏變舊邑而荒凉息反坫之儒衣久伊川之被髮北地殘泯東都遺老莫不茹泣吞悲傾耳戴目翹心仁政延首王風若試馳咫尺之書具氈戎旅之卒狥其墮城納其降虜可弗勞弦鏃無待干

戎真皇王之兵征而不戰者也臣乞以執殳先邁式道中原澄瀞渚之恒流掃猨山之積霧係單于之頸屈左賢之膝習呼韓之舊儀拜鑾輿之巡幸然後天移雲動勒封岱宗咸五登三追蹤七十百神肅警萬國具僚瑲弁星離玉帛雲聚集三燭於蘭席聆萬歲之禎聲豈不盛哉豈不韙哉昔恒公志在伐莒郭牙審其幽趣魏后心存去漢德祖究其深言臣愚昧忖誠不足以知微然伏揆聖心規模弘遠既圖載其事必克就其功臣不勝歡喜

盛爲詖詞覬以亟進躁妄可見令終何保

孔稚珪字德璋會稽人風韻清疎與外兄張融情趣相得門庭之内草萊不剪中有蛙鳴曰我以此當兩部鼓吹

勸遣使和虜表楚武初稚珪爲南郡太守以虜連歲南侵征役不息百姓死傷乃上表

表曰匈奴爲患自古而然雖三代智勇兩漢權奇筭略之要二塗而已一則鐵馬風馳奮威沙漠二則輕車出使通驛虜庭榷而言之優劣可覩今議之者咸以丈夫之氣恥居物下況我天威寧可先屈吳楚勁猛帶甲百萬截彼鯨鯢何往不碎請和示弱非國計

也、臣以爲戎狄獸性、本非人倫。鴟鳴狼踞、不足喜怒、蜂目蠆尾、何關美惡。唯宜勝之以深權、制之以遠筭、弘之以大度、處之以蝥賊、豈足肆天下之忿、捐蒼生之命。發雷電之怒、爭蟲鳥之氣、百戰百勝、不足稱雄、橫死千里、無益上國、而蟻聚蠶攢、窮誅不盡、馬足毛群、難與競逐。漢高橫威海表、窘迫長圍、孝文國富刑清、事出凌辱、宣帝撫納安覊、朔馬不驚、光武卑辭厚禮、寒山無靄、是兩京四主、英濟中區、輸寶貨以結和、遣宗女以通好、長轡遠馭、子孫是賴、豈不欲寧惜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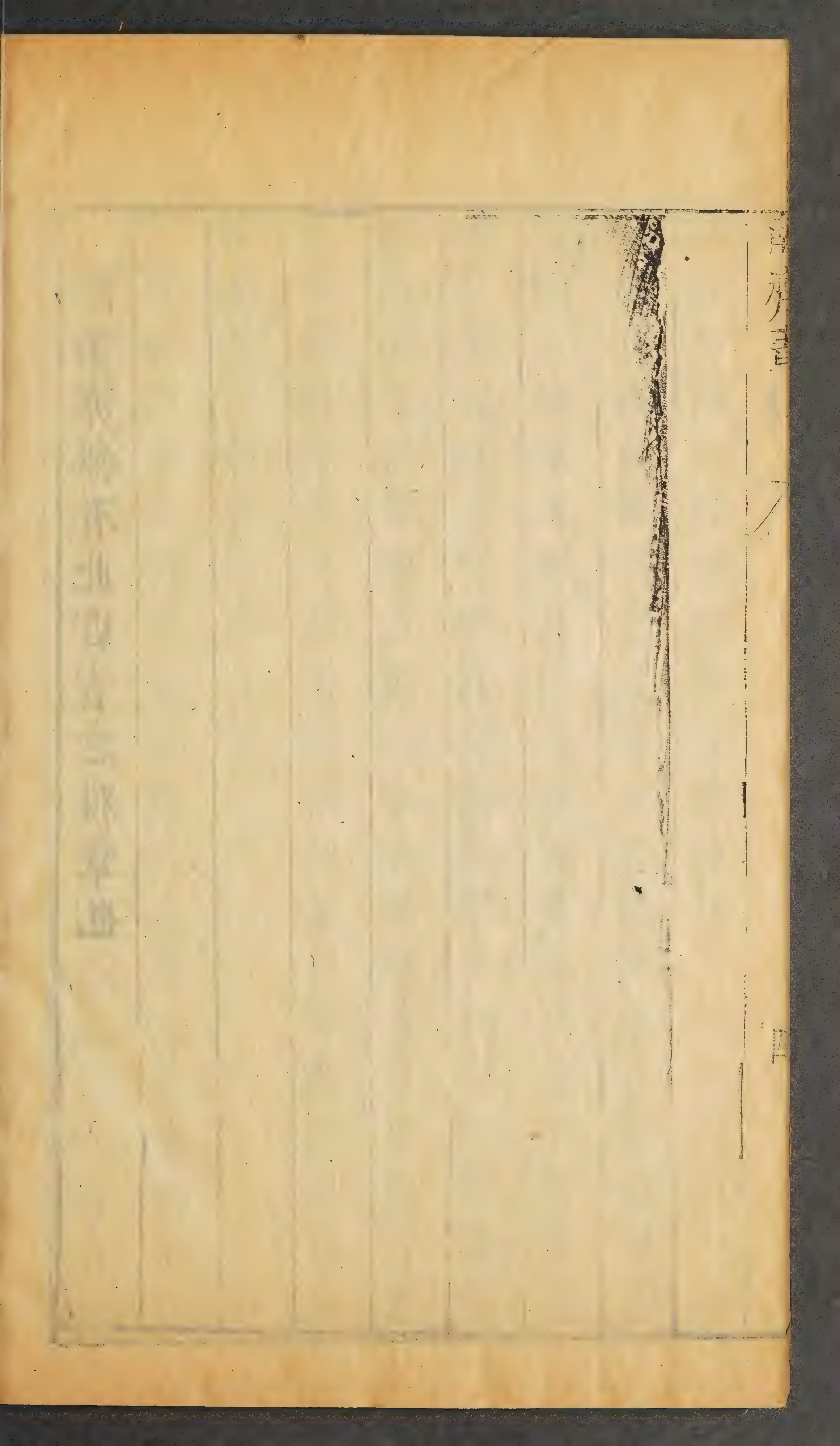
侈也。唯漢武藉五世之資、承六合之富、驕心奢志大事匈奴、遂連兵積歲、轉戰千里、長驅瀚海、飲馬龍城、雖斬獲名王、屠走凶羯、而漢之器甲十亡其九、故衛霍出關千隊不反、貳師入漢百旅頓降、李廣敗于前鋒、李陵沒於後陣、其餘奔北、不可勝數、遂使國儲空懸、戶口減半、好戰之功、其利安在。戰不及和、相去何若、自西朝不綱、東晉遷鼎、群胡沸亂、羌狄交橫、荊棘攢於陵廟、豺狼虓於宮闕、山淵反覆、黔首塗地、逼迫崩騰、開闢未有。是時得失、畧不稍陳、近至元嘉多年

無事末路不量復挑彊敵遂迺連城覆徒虜馬飲江。青徐之際草木爲人耳建元之初胡塵犯塞永明之始復結連和十餘年間邊候且息陛下張天造曆駕日登皇聲雷寓宙勢壓河岳而封豕殘魂未屠劒首長蛇餘喘偷窺外甸烽亭不靜五載於斯昔歲蟻壞瘻食樊漢今茲蟲毒浸淫未已興師十萬日費千金五歲之費寧可貲計陛下何惜匹馬之驛百金之賂數行之詔誘此凶頑使河塞息肩關境全命蓄甲養民以觀彼弊。我策若行。則爲百世之福。若不從命。不

過如戰失一隊耳。或云遣使不受則爲辱命。夫以天下爲量者不計細恥以四海爲任者寧顧小節一城之没尚不足惜一使不反曾何取懸且我以權取貴得我畧行何嫌其恥所謂尺蠖之屈以求伸也臣不言遣使必得和自有可和之理猶如欲戰不必勝而有可勝之機耳今宜早發大軍廣張兵勢徵犀甲於岷峨命樓船於浦海使自青徂豫候騎星羅沿江入漢雲陣萬里據險要以奪其蒐斷糧道以折其膽多設疑兵使精銷而計亂固列金湯使神茹而虜屆然

後發衷詔馳輕驛辯辭重幣陳列吉凶北虜頓而愛
奇貪而好貨畏我之威喜我之賂畏威喜賂願和必
矣陛下用臣之啓行臣之計何憂玉門之下而無款
塞之胡哉彼之言戰旣慇懃臣之言和亦慊濶伏願
察兩塗之利害檢二事之多少聖照玄省灼然可斷
所表謬奏希下之朝省使同博議臣謬荷殊恩奉佐
侯岳敢肆瞽直伏奏千里
齊魏不敵其勢易見爲徼外之虜尤欲講媾爲中
州之虜理在息民無可媿也宋齊之間未嘗有此

議論亦無有此近古之雅章也



孔稚珪

正刑律表 世祖留心法令詔獄官詳舊注竟陵王子良多使從輕稚珪上表

表曰臣聞象萬物者以繩墨爲正馭大國者以法理爲本是以古之聖王臨朝思理遠防邪萌深杜姦漸莫不資法理以成化明刑賞以樹功者也伏惟陛下躡曆登皇乘圖踐帝天地更築日月再張五體裂而復縫六樂積而爰緝乃發德音下明詔降恤刑之文申慎罰之典敕臣與公卿八座共刪注律謹奉聖旨諮審司徒臣子良禀受成規創立條緒使兼監臣宋

躬兼平臣王植等抄撰同異定其去取詳議八座裁正大司馬臣嶷其中洪疑大議衆論相背者聖照玄覽斷自天筆始就成立律文二十卷錄序一卷凡二十一卷今以奏聞請付外施用宣下四海臣又聞老子仲尼曰古之聽獄者求所以生之今之聽獄者求所以殺之與其殺不辜寧失有罪是則斷獄之職自古所難矣今律文雖定必須用之用失其平不異無律律書精細文約例廣疑似相須故誤相亂一乖其綱枉濫橫起法吏無解旣多謬僻監司不習無以相

斷則法書徒明於帙裏寃魂猶結於獄中今府州郡縣千有餘獄如令一獄歲枉一人則一年之中枉死千餘矣寃毒之死上干和氣聖明所急不可不防致此之由又非但律吏之咎列邑之宰亦亂其經或以軍勳餘力或以勞吏暮齒獷情濁氣忍并生靈昏心狠態吞剝埏物虐理殘其命曲文被其罪寃積之興復緣斯發獄吏雖良不能為用使于公哭于邊城孝婦寃于遐外陛下雖欲宥之其已血濺九泉矣尋古之名流多有法學故釋之定國聲光漢臺元常文惠

績映魏閣、今之士子。莫肯爲業。縱有習者。世議所輕、良由空勤永歲。不逢一朝之賞、積學當年。終爲閭伍所蚩。將恐此書。永墜下走之手矣。今若弘其爵賞、開其勸慕、課業宦流、班習冑子、拔其精究、使處内局、簡其才良以居外任、方岳咸選其能、邑長並擢其術、則皋繇之謀、指掌可致杜鄭之業、鬱焉何遠然後姦邪無所逃其刑、惡吏不能藏其詐、如身手之相驅、若絃栝之相接也、

褚淵字彥回河南人父湛之尚宋武帝女淵少有世譽復尚文帝女二世相繼拜駙馬都尉歸心太祖及廢蒼梧群臣集議袁粲劉秉不受任淵曰非蕭公無以至此

答太祖書 太祖既平桂陽遷中領軍領南兗州增戶邑太祖固讓與淵及袁粲書淵粲答

答曰來告穎亮敬挹無已謙貶居心深承非飾此誠此旨久著言外況復造席舒衿迂翰緒意推情顧已信足書紳但今之所宜甯推必以輕重相推世惟多難事屬雕弊四維惟擾邊氓未安國家費廣府藏須備北狄侵邉憂虞交切寓內含識尚爲天下危心相

與共荷任寄若此當可稍修廉退不求之懷抱實謂不可了其不可理無固執且勍寇窮凶勢過原燎釁並倉卒終古未聞常時懼惑當慮先定結壘新亭枕戈待敵斷決之策寔有由然鋒鏑初交元惡送首總律制奇判於此舉裂邑萬戶登爵槐鼎亦何足以酬勳勞粗塞物聽今以近侍禁旅進昇中候秉平隨牒取此非叨濟河昔所履牧鎮單秩不逾本詳校階序愧在未優就加沖損特虧朝制奉職數載同舟無幾劉領軍峻節霜明臨危不顧音迹未睽奄忒今古遂

班失偶慟不及悲戎謨內寄恒務倍急秉操辭榮將復誰委誠惟軍柄所期自增茂圭社誓貫朝廷匹夫里語尚欲信厚君令必行遼迴何路凡位居物首功在衆先進退之宜當與衆共苟殉獨善何以處物受不自私彌見至公表裏詳究無而後可相體殊常深思然納

淵與宋氏累世肺腑覩承顧託助弑於此君共[illegible]於彼國民各有心不其然乎當時以淵眼多白之白虹貫日言爲宋氏亡徵也

在衆先進退之宜當與衆共苟循體害何以處爲[illegible]
里誰尚欲信厚。君今必行。遂延何將凡位居爲責也。
衛旗。奏請准軍柄所期自增茂主祗誓貫朝年匡夫
[illegible]待偏激不及悲哉。藏內寄恆務信念秉執舒榮衍

謝朓字玄暉陳郡人少有美名文章清麗善草隸長五言詩沈約云二百年來無此詩也

辭隨王子隆牋

朓爲隨王鎮西功曹轉文學子隆在荆州朓尤被賞愛長史王秀之以朓年少相動密以啓聞世祖敕朓還都朓牋辭子隆

辭曰朓聞潢汙之水思朝宗而每竭駑蹇之乘希沃若而中疲何則皐壤搖落對之惆悵岐路東西或以嗚悒況乃服義徒擁歸志莫從邈若墜雨飄似秋蔕朓實庸流行能無算屬天地休明山川受納褒采一介搜揚小善捨耒場圃奉筆菟園東泛三江西浮七澤契闊戎旃從容讌語長裾日曳後乘載脂榮丘府

廷恩加顏色沭髮晞陽未測涯涘撫臆論報早誓肌骨不悟滄溟未運波臣自蕩渤澥方春旅翮先謝清切藩房寂寥舊華輕舟反泝弔影獨留白雲在天龍門不見去德滋永思德滋深唯待青江可望候歸艎於春渚朱邸方開効蓬心於秋實如其簪履或存衽席無改雖復身塡溝壑猶望妻子知歸攬涕告辭悲來横集

文之葩豔謂如時花一榮即萎不可久陳六朝爭秀競妍未免擷英綴蒂如此奇曄故是眩人

陸厥字韓卿吳郡人少有風槩五言詩體甚新奇

與沈約書 永明末盛爲文章沈約謝朓王融以氣類相推轂周顒善識聲韻約等爲文以平上去入爲四聲以此制韻不可增減世呼爲永明體沈約宋書謝靈運傳後又論宮商厥與約書

書曰范詹事自序性别宮商識清濁特能適輕重濟艱難古今文人多不全了斯處縱有會此者不必其根本中來沈尚書亦云自靈均以來此秘未覩或屑與理合匪由思至張蔡曹王曾無先覺潘陸顏謝去之彌遠大旨鈞使宮羽相變低昂舛節若前有浮聲

則後須切響一簡之內音韻盡殊兩句之中輕重悉異辭既美矣理又善焉但觀歷代衆賢似不都闇此處而云此秘未覩近於誣乎案范云不從根本中來尚書云匪由思至斯可謂揣情謬於玄黃擿句差其音律也范又云時有會此者尚書云或闇與理合則美詠清謳有辭章調韻者雖有差謬亦有會合推此以往可得而言夫思有合離前哲同所不免文有開塞即事不得無之子建所以好人譏彈士衡所以遺恨終篇既曰遺恨非盡美之作理可詆訶君子執其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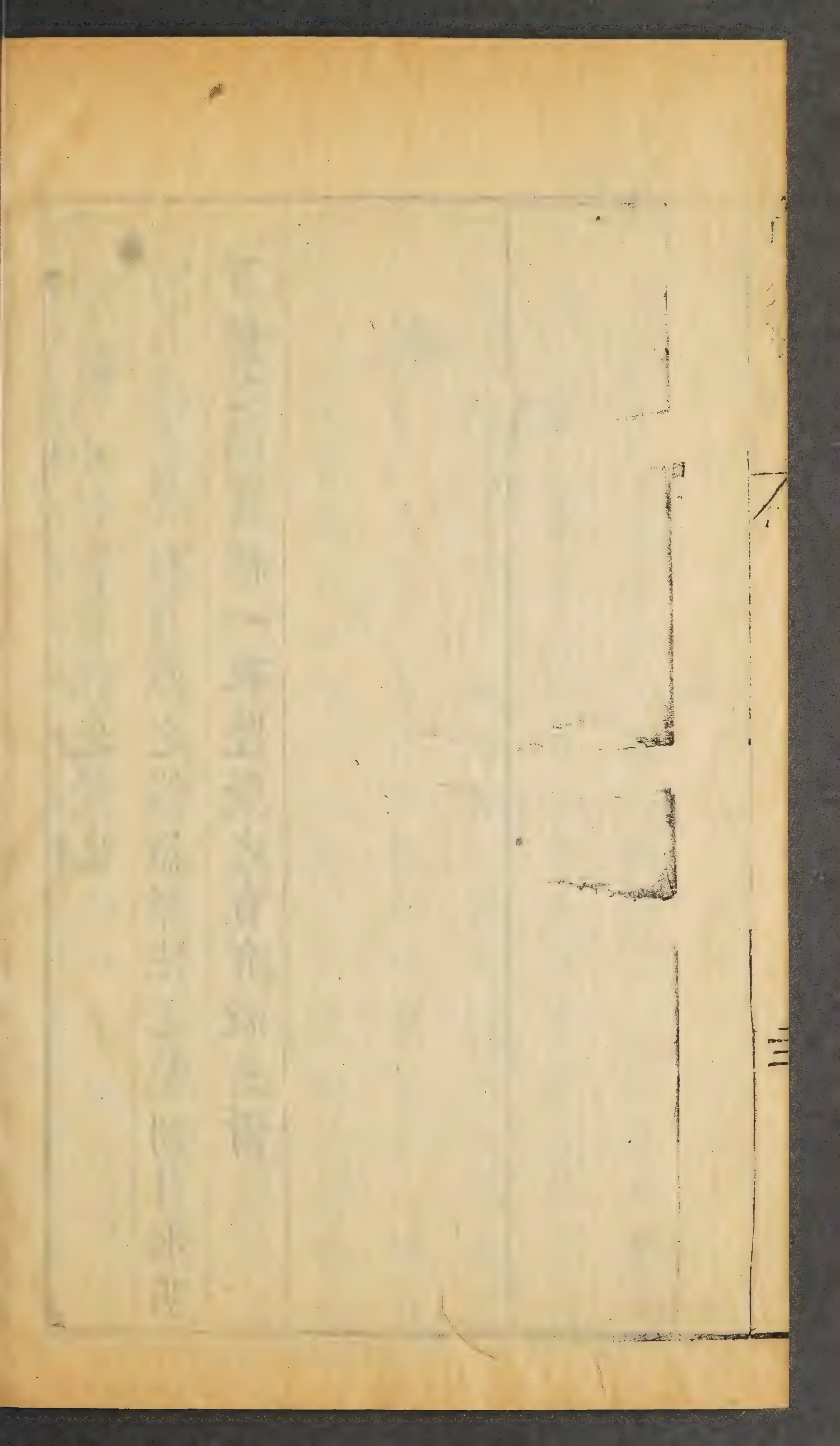
詆訶便謂合理爲闇豈如指其合理而寄詆訶爲遺恨邪自魏文屬論深以清濁爲言劉楨奏書大明體勢之致齟齬妥帖之談操末續顛之說興玄黃于律呂此五色之相宣苟此祕未覩兹論爲何所指邪故愚謂前英已早識宮徵但未屈曲指的若今論所申至於掩瑕藏疾合少謬多則臨淄所云人之著述不能無病者也非知之而不改謂不改則不知斯曹陸又稱竭情多悔不可力強者也今許以有病有悔爲言則必自知無悔無病之地引其不了不合爲闇何

獨誣其一合一了之明乎意者亦質文時異古今好殊將急在情物而緩於章句情物文之所急美惡猶且相半章句意之所緩故合少而謬多義兼於斯必非不知明矣長門上林殆非一家之賦洛神池鴈便成二體之作孟堅精正詠史無虧於東王平子恢富羽獵不累於憑虛王粲初征他文未能稱是楊修敏捷暑賦彌日不獻率意寡尤則事促乎一日翳翳愈伏而理賒乎七步一人之思遲速天懸一家之文工拙壤隔何獨宮商律呂必責其如一邪論者乃可言

未窮其致不得言曾無先覺也

有自然之聲有自然之韻然渾沌之鑿剖自永明

百世之師實維一軌陸厥之言有激云爾



張融字思光吳郡人宋太祖太尉掾遷中書郎乞爲融中散大夫融風止詭越坐常危膝行則曳步翹身仰首意制甚多太祖素奇愛融常笑曰此人不可無一不可有二

海賦序 宋孝武出融爲封溪令浮海至交州於海中作海賦

賦曰蓋言之用也情矣形乎使夫形寅內敷情敷外寅者言之業也吾遠職荒官將海得地行關人浪宿渚經波傳懷樹覩常滿朝夕東西無里南北如天反覆懸烏表裏莵色壯哉水之奇也奇哉水之壯也故古人以之頌其所見吾聞翰而賦之焉當其濟興絕感豈覺人在我外木生之作君自君矣

士有奇氣然有奇才張融意制殊特文侔僊鬼固

非纖趨肉食所可到也

張融

自序 融玄義無師法而神解過人白黑談論鮮能抗拒永明中遇疾爲門律自序

序曰吾文章之體多爲世人所驚汝可師耳以心不可使耳爲心師也夫文豈有常體但以有體爲常政當使常有其體丈夫當刪詩書制禮樂何至因循寄人籬下且中代之文道體闕變尺寸相資彌縫舊物吾之文章體亦何異何嘗顛溫良而錯寒暑綜哀樂而横歌哭哉政以屬辭多出比事不羈不阡不陌非途非路耳然其傳音振逸鳴節竦韻或當未極亦已

極其所矣、汝若復別得體者、吾不拘也、吾義亦如文、造次乗我顛沛非物、吾無師無友、不文不句、頗有孤神獨逸耳、義之爲用、將使性入清波塵洗、猶沐、無得釣聲同利、舉價如高、俾是道塲、險成軍路、吾昔嘗僧言、多肆法辯、此盡遊乎言笑、而汝等無幸、又云人生之口、正可論道説義、惟飲與食、此外如樹網焉、吾每以不爾爲恨、爾曹當振綱也、

耳師心師文人覺寐驪之奇僻猶欲網曰愛身適

遷中散大夫

顧歡字景怡吳郡人家貧好學躬耕誦書夜則燃糠自照晩節服食事黃老道解陰陽書尅死日卒於剡山

二教論佛道二家立教既異學者互相非毀歡論之雖同二法而意黨道教

論曰五帝三王莫不有師國師道士無過老莊儒林之宗孰出周孔若孔老非佛誰則當之然二經所說如合符契道則佛也佛則道也其聖則符其跡則反或和光以明近或曜靈以示遠道濟天下故無方而不入智周萬物故無物而不爲其入不同其爲必異各成其性不易其事是以端委搢紳諸華之容翦髮

曠衣群夷之服擎跽磬折侯甸之恭狐蹲狗踞荒流之肅棺殯槨葬中夏之閒火焚水沈西戎之俗全形守體繼善之教毀貌易性絕惡之學豈伊同人爰及異物鳥王獸長往往是佛無窮世界聖人代興或昭五典或布三乘在鳥而鳥鳴在獸而獸吼教華而華言化夷而夷語耳雖舟車均於致遠而有川陸之節佛道齊乎達化而有夷夏之別若謂其致既均其法可換者而車可涉川舟可行陸乎今以中夏之性效西戎之法既不全同又不全異下有妻孥上廢宗祀

嗜欲之物皆以禮伸孝敬之典獨以法屈悖禮犯順曾莫之覺弱喪忘歸孰識其舊且理之可貴者道也事之可賤者俗也捨華効夷義將安取若以道邪道固符合矣若以俗邪俗則大乖矣屢見刻舷沙門守株道士交爭小大互相彈射或域道以爲兩或混俗以爲一是牽異以爲同破同以爲異則乖爭之由淆亂之本也尋聖道雖同而法有左右始乎無端終乎無末泥洹仙化各是一術佛號正眞道稱正一一歸無死眞會無生在名則反在實則合但無生之教賒

無死之化切切法可以進謙弱貽法可以退夸強佛教文而博道教質而精精非粗人所信博非精人所能佛言華而引道言實而抑抑則明者獨進引則昧者競前佛經繁而顯道經簡而幽幽則妙門難見顯則正路易遵此二法之辨也聖匠無心方圓有體器既殊用教亦異施佛是破惡之方道是興善之術興善則自然為高破惡則猛勇為貴佛跡光大宜以化物道跡密微利用為己優劣之分大畧在茲夫蹲夷之儀婁羅之辯各出彼俗自相聆解猶蟲讙鳥聒何

足述効

佛道二教互有衰盛係人主好尚而道終亦不勝

道則清淨之說居前佛則福利之期隨後也

劉祥字顯徵東莞人宋世解褐爲征西參軍歷太祖太尉東閣祭酒驃騎主簿少好文學性韻剛疎輕言肆行不避高下司徒褚淵入朝以腰扇障日祥從側曰作如此舉止羞面見人

連珠

祥於朝士多所貶忽王奐爲僕射祥與奐子同載見路人驅驢祥曰驢汝好爲之如汝人才皆已令僕著連珠十五首以寄懷有以啓上者徙廣州縱酒卒

辭曰、蓋聞興教之道、無尚必同、拯俗之方、理貴袪弊、故揖讓之禮、行乎堯舜之朝、干戈之功、盛於殷周之世、清風以長物成春、素霜以凋嚴戒節、蓋聞鼓鼙懷音、待揚桴以振響、天地涵靈、資昏明以垂位、是以俊乂之臣、借湯武而隆、英達之君、假伊周而治、蓋聞懸

儀在歲式羨藜藿之飽重炎灼體不念狐白之溫故
才以偶時爲劭道以調俗爲尊蓋聞習數之功假物
可尋探索之明循時則缺故班匠日往繩墨之伎不
衰大道常存機神之智永絶蓋聞理定于心不期俗
賞情貫於時無悲世辱故芬芳各性不待汨渚之哀
明白爲寶無假荆南之哭蓋聞百仞之臺不挺陵霜
之木盈尺之泉時降夜光之寶故里有大而乘權物
有微而至道蓋聞忠臣赴節不必在朝列士匡時義
存則幹故包胥垂涕不荷肉食之謀王歜投身不主

廟堂之筭葢聞智出乎身理無或困聲係於物才有必窮故陵波之羽不能淨浪盈岫之木無以輟風葢聞良寶遇拙則竒文不顯達士逢譏則英才減耀故墜葉垂蔭明月爲之隔輝堂宇留光蘭燈有時不照葢聞跡慕近方必勢遺於遠大情係驅馳固埋志於肥遯是以歸川之士時結羡網之悲負肆之㙺不抱屠龍之歎葢聞數之所隔雖近則難情之所符雖遠則易是以嚴歎流霜時獲感天之誠泣血從刑而無悟主之智葢聞妙盡於識神遠則遺功接於人情微

則著故鍾鼓在堂萬夫傾耳大道居身有時不遇蓋聞列草深岫不改先冬之悴植松澗底無奪後凋之榮故展禽三黜而無下愚之譽千秋一時而無上智之聲蓋聞希世之寶違時則賤偉俗之器無聖必淪故鳴玉黜於楚岫章甫窮於越人蓋聞德絕於聽非疾響所達神閑於明非盈光所燭故破山之雷不發聾夫之耳朗夜之輝不開矇瞽之目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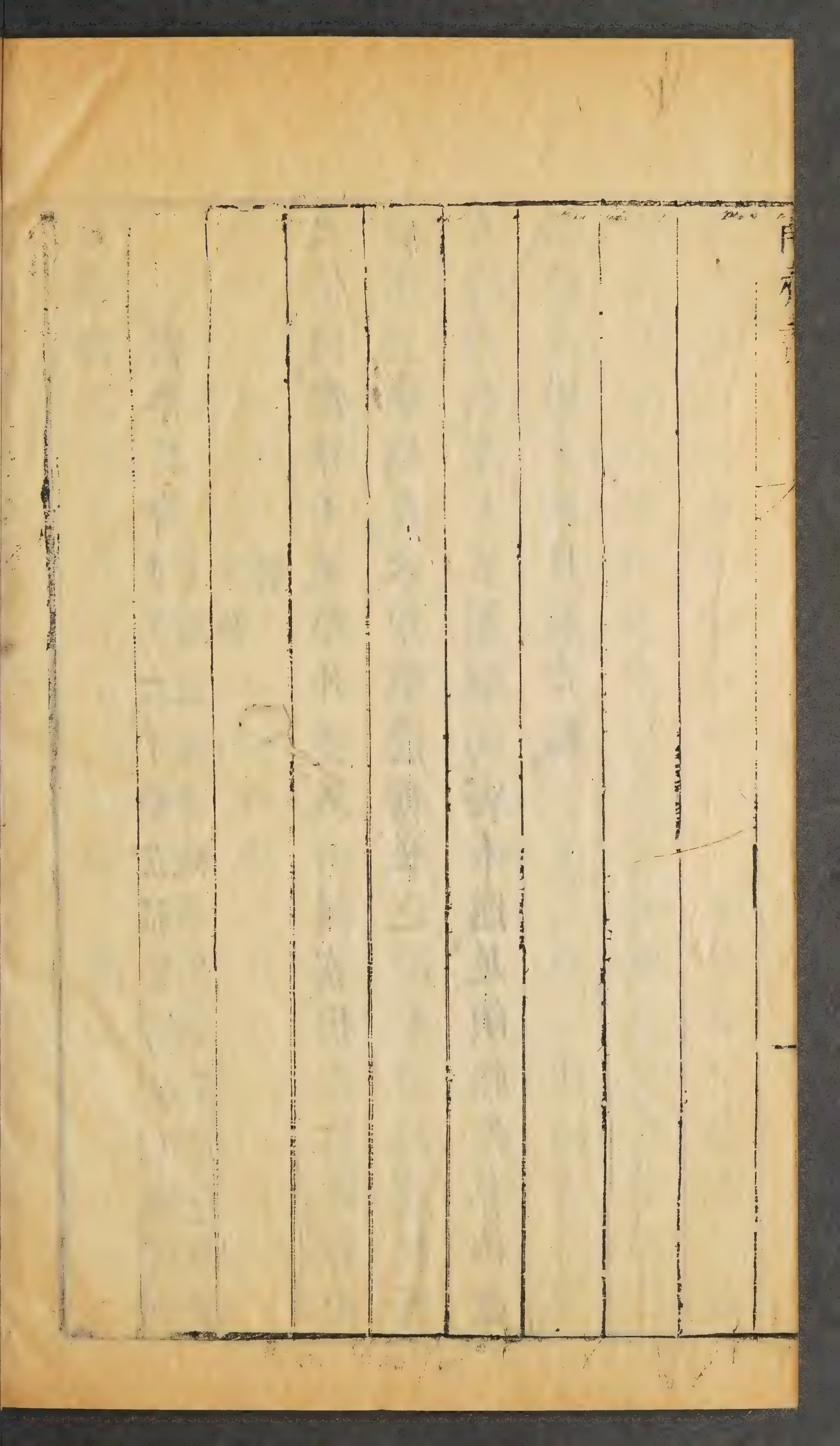
負氣好奇之士雖處盛世猶必不免況乎亂時其及固宜然此辭故自足以續士衡也

齊書論

鬱林王論

惠文太子薨立昭業為皇太孫太子薨昭業臨哭輒不自勝俄爾還內歡笑極樂

史臣曰。鬱林王風華外美。衆所同惑。伏情隱詐。難以貌求。立嫡以長。未知瑕釁。世祖之心。不變周道。既而愆鄙內作。兆自宮闈。雖為害未遠。足傾社稷。春秋書梁伯之過。言其自取亡也。



齊書史論

明帝紀論

史臣曰高宗以支庶纂曆據猶子而爲論一朝到此誠非素心遺寄所當誅不獲免夫戕夷之事懷抱多端或出自雄忍或生乎畏懾令同財之親在我而先棄進引之愛量物其必遠疑怯既深猜似外入流涕行誅非云義舉事苟求安能無内愧既而自樹本根枝胤孤弱貽厥不昌終覆宗社若令壓紐之徵必委天命盤庚之祀亦繼陽甲杖運推公夫何幾爾

史論之裁馬班殆不可及范曄自喜奇變果具別才沈約深自刻削願追范而不及子顯喜爲馳騁志爲沈而不能大抵然爾

齊書論

謝超宗劉祥傳論

史臣曰魏文帝云文人不護細行古今之所同也由自知情深在物無競身名之外一槩可蔑既猶斯道其弊彌流聲裁所加取忤人世向之所以貴身飜成害己故通人立訓爲之而不恃也



南齊書

文學傳論

史臣曰文章者蓋情性之風標神明之律呂也蘊思含毫遊心內運放言落紙氣韻天成莫不禀以生靈遷乎愛嗜機見殊門賞悟紛雜若子桓之品藻人才仲治之區判文體陸機辨於文賦李克論於翰林張眎摘句褒貶顏延圖寫情興各任懷抱共爲權衡屬文之道事出神思感及無象變化不窮俱五聲之音響而出言異句等萬物之情狀而下筆殊形吟詠規

範本之雅什。流分條散。各以言區。若陳思代馬羣章、王粲飛鸞諸製、四言之美、前超後絕、少卿離辭五言、才骨難與爭鶩、桂林湘水、平子之華篇、飛館玉池、魏文之麗篆、七言之作、非此誰先、卿雲巨麗、升堂冠冕張左恢廓、登高不繼、賦貴披陳、未或加矣、顯宗之述傅毅簡文之摛彥伯分言制句、多得頌體、裴頠內侍元規鳳池、子章以來、章表之選、孫綽之碑、嗣伯喈之後、謝莊之誄、起安仁之塵、顏延楊瓚、自比馬督、以多稱貴、歸莊爲允、王褒僮約、束晳發蒙、滑稽之流、亦可

奇瑋五言之製獨秀衆品習玩爲理事久則凟在乎
文章彌患凡舊若無新變不能代雄建安一體典論
短長互出潘陸齊名機岳之文永異江左風味盛道
家之言郭璞舉其靈變許詢極其名理仲文玄氣猶
不盡除謝混情新得名未盛顏謝並起乃各擅奇休
鮑後出咸亦標世朱藍共妍不相祖述今之文章作
者雖衆總而爲論畧有三體一則啓心閑繹托辭華
曠雖有巧綺終致迂回宜登公宴本非准的而疎慢
闡緩膏肓之病典正可採酷不入情此體之源出靈

運而成也。次則緝事比類。非對不發。博物可嘉。職成拘制。或全借古語。用申今情。崎嶇牽引。直爲偶說。唯覩事例。頓失精采。此則傳咸五經。應璩指事。雖不全似。可以類從。次則發唱驚挺。操調險急。雕藻淫豔。傾炫心魂。亦猶五色之有紅紫。八音之有鄭衛。斯鮑照之遺烈也。三體之外。請試妄談。若夫委自天機。參之史傳。應思悱來。勿先構聚。言尚易了。文憎過意。吐石含金。滋潤婉切。雜以風謠。輕脣利吻。不雅不俗。獨中胸懷。輪扁斲輪。言之未盡。文人譚士。罕或兼工。非唯

識有不周。道實相妨。談家所習。理勝其辭。就此求文。終然鬱奪。故兼之者鮮矣。

騁贍研詳文人之致。然子顯論臣節。謂君責臣死。謂爲謬。推進沙門。儒墨九流皆出其下。誣悖不經。諸史是非趣舍未有若斯之妄者也

